

25  
570

共軍投誠要員文電彙編 第一輯

(附：共軍投誠官佐姓名表)

國防部新聞局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 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9267B

共軍投誠要員文電彙編

第一輯

(附：共軍投誠官佐姓名表)



1525843

# 前言

事實就是真理。當共產黨頭子毛澤東正利用「和平」「民主」等名詞企圖掩飾其稱兵作亂，篡奪政權的陰謀時，「解放區」內被脅迫參加共軍從事內亂的民衆，已先後放下武器向國軍投誠了。

這是鐵的事實。這事實充分說明了凡是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爲，均將遭受嚴重打擊，爲全國同胞所共棄。

我英明領袖 蔣主席爲了國家民族前途，曾無數次向共產黨表示讓步，希望毛澤東能以國家利益爲重，放下武器，參與建國。而毛澤東朱德等怙惡不悛之徒，不僅未爲大義所感化，反變本加厲關閉和談之門，且迫使善良同胞向國軍發動大規模攻勢，我軍守土有責，自不容其猖獗，且將予以嚴重打擊。

迄至本年二月底止，共軍投誠官兵已達九萬餘人，對共軍欺騙人民危害國家利益均極忿恨，先後發表「自白書」「致毛澤東書」「告共軍弟兄書」等文電數百件，茲選其重要者編輯成冊，藉供有關單位參考。

三十六年三月 日

前

可

二

# 目錄

- 一、共軍民主聯軍總司令郝鵬舉投誠宣言
- 二、共軍民主聯軍總司令郝鵬舉告共軍指揮員書
- 三、共軍中原軍區副主席楊經曲致毛澤東電
- 四、共軍魯中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兼警備第一旅旅長王道致毛澤東電
- 五、共軍魯中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兼警備第一旅旅長王道告共軍官兵書
- 六、共軍魯中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兼警備第一旅旅長王道脫離共黨宣言
- 七、共軍魯中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兼警備第一旅旅長王道告共區軍民書
- 八、共軍第三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李唯一致毛澤東及其官兵書
- 九、共軍吉遼軍區警備第三旅上校政治主任李天祥投誠自白書
- 十、共軍魯中軍區警衛旅第七團團長滕品三致全國同胞書
- 十一、共軍東北民主聯合辦事處少將副主任兼回教教長丁溪正自白書
- 十二、共軍晉冀魯豫邊區第四軍分區新編第十六團團長史文彪自白書
- 十三、共軍晉冀魯豫邊區第四軍分區新編第十六團團長史文彪投誠宣言
- 十四、共軍冀東軍區第十三旅副參謀長趙蘭舟自白書

- 十五、共軍吉遼軍區第三師獨立騎兵團團長傅德耀警備旅團長白雲峯等投誠通電
- 十六、共軍吉遼軍區第三師獨立騎兵團團長傅德耀警備旅團長白雲峯等致毛澤東書
- 十七、共軍晉察冀軍區第六分團獨立團團長劉清華副團長王德林等致毛澤東書
- 十八、共軍東台警衛團副團長周霖自白書
- 十九、鄭州投誠共軍反內亂委員會致全國同胞書
- 二十、鄭州投誠共軍反內亂委員會全體會員脫離共黨宣言
- 二一、鄭州投誠共軍反內亂委員會告共黨黨員書
- 二二、鄭州投誠共軍反內亂委員會致毛澤東朱德書
- 二三、共軍林彪總部作戰科長王繼芳自述書
- 二四、共軍遼東軍區司令部中校參謀王永富自白書
- 二五、共軍新一師一旅作戰參謀孫國光自白書
- 二六、共軍新一師一旅作戰參謀孫國光致共軍弟兄書
- 二七、共軍熱河野戰等十三旅科長溫振華自白書
- 二八、共軍綏蒙軍區騎兵旅第二團副官主任強寶龍自白書
- 二九、共軍魯西支隊政治部上尉指導員李國衡自白書
- 三十、共軍晉冀察軍區第三分區二團三連指導員張仁義撰述共黨陰謀書

附錄、共軍投誠官佐姓名表

# 共軍民主聯軍總司令郝鵬舉通電

「限卽刻到：國民政府主席蔣及各軍政長官鈞鑒，延安毛澤東先生，各黨派各團體均鑒：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爲舉國人民一致要求，并爲政府一貫政策，自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限期實現，以確立民主基礎，政府又再三表示，願恢復和談，同時改組政府，曲盡忍讓爲國之誠，凡屬國人，自應奮起擁護，促其實現，挽國家於危亡，救人民於塗炭，向建設富強新中國之途邁進：乃中共仍欲憑恃武力，作政爭之工具，竭盡民力，滋長內亂，不但爲全國人民所共棄，抑且爲國際所蔑視。鵬舉率全軍將士，向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爲奮鬥之目標，自願卽日還軍於國，爲天下倡。茲蒙政府不棄庸愚，任命鵬舉爲魯南綏靖區司令官兼第四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遵於元月二十三日在防次就職，除呈報外，謹聞。伏維公鑒。魯南綏靖區司令官兼第四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郝鵬舉叩子感。」

## 共軍民主聯軍總司令郝鵬舉告共軍指揮員書

「共軍指戰員們：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爲舉國人民一致要求，尤爲中央政府一貫政策。鵬舉追隨國人，夙本斯旨，自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民主基礎確立，中央又再三表示，願恢復和談並商討改組政府，曲盡忍讓爲國之誠，乃中共黨人罔顧全國人民公意，不惜竭盡民力物力，稱兵黷武，滋長內亂，所謂解放區，自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悉數脅迫參軍，不教而戰，驅民於死，糧食牲口，征發無遺，生產機構，破壞絕盡，田野遍無禾青，骨肉流離道路，智識份子摧殘殆盡，讀書種子行將絕跡，所遺老弱婦女，日坐愁城尙何有自由民主和平幸福之可言，傷心慘目，歷史未見，時至今日，人力枯竭，物力枯竭，氣力用盡，伎倆用盡，揆其用心，必使亡國滅種而後快。諸同志夙抱救國救民之懷，良心痛傷，必無異於國人，則當還軍於民，完成統一，共同建設富強新中國之途邁進，救國家，救人民，救自己，大義所在，不容遲疑，鵬舉與諸同志相處有年，早知諸同志良心上之痛苦，用謹致書奉告，伏希公鑒。郝鵬舉謹啓，子、世。」



## 共軍中原軍區副主席楊經曲致毛澤東電

延安毛澤東先生！中國抗戰八年，人民創鉅痛深，內亂再起，羣情惶懼，以爲亡國之痛，即在目前，茲幸和平談判重開，望卽下令停止一切軍事進攻，制止破壞交通，恪遵政協決議，整軍方案，一一實施。將中共全部武裝交由政府統編，取消邊區政府，務使全國軍令政令在政府之下尅期實現統一，以慰人民安居樂業之望，政府遵重法統，亟圖制憲，與民更始，亦國家前途之福，制憲以後，國有常軌，一室之內，縱容論治，何樂如之。并盼出席國大，襄贊大猷，割據分裂之局，既非先生素志，在今日之中國亦不需要，望鄭重考慮及之。楊經曲。

## 共軍魯中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兼警衛第一旅旅長益

### 都警備司令王道致毛澤東電

延安毛澤東先生，數月以旋，音問梗隔，望風懷想，能不依依，邇聞共軍潰敗於大同，受挫於蘇北，張垣旦夕難保，延安岌岌可危，四面楚歌，險象環伏，先生於此，應知武力原不足恃，亟宜放棄成見，與各政黨開誠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是，乃聞先生又將有另組政府，召開國民大會之議，圖與政府作真面目之對抗，竊爲先生所不取，道追隨先生，歷有年所，今雖遠離，而愛先生之誠，一如往昔，當茲國家生死存亡之際，先生左右時局，道擁愛先生有不能已於言者，敬爲先生陳之，竊自抗戰勝利，倭寇投降，人民方慶更生，國家復興有望，而戰禍蔓延，民生益苦，誰爲爲之，孰令致之，稍有血氣之倫，莫不悲憤交集，道抗戰之初，從事游擊，轉戰膠東，鑒於當時抗戰情勢之緊急，要求加入中共，滿擬獻身革命，共挽危亡，詎知勝利而後，中共之所爲，殊有令人大失所望者，交通爲之破壞，政治爲之摧殘，尤復違反協商諾言，燃舉內亂烽火，先則割據東北，再則圖擄山東，蘇北中原盡遭蹂躪，冀晉綏察，悉被摧殘，更且信奉外人，互爲呼應，庇用日俘，殘殺同胞，劫火所至，野無人烟，道目擊心傷，痛定思痛，毅然

脫離中共。翻然來歸，數月以來，默察時局之癥結，與政府一切之設施，多出先生議論以外。蓋以主席蔣公之英明睿智，公誠體國，爲歷史罕有其勵精圖治，切望和平更爲舉世同欽，而政府軍力之雄厚，官兵戰鬥意志之堅強，尤爲遠出中共黨人之意表，乃先生一則誣以自私，再則誣以違信，亦且誣造事實，謂國軍不堪一擊，以愚弄同志，供其犧牲，今事實俱在，明若觀火。其自私違信者，非蔣公而爲先生，製造內戰者，非國民黨而爲中共。戰事失敗者，非國軍而爲共軍。先生不察，一意孤行，冀圖黑白事實，淆亂聽聞，納數百萬生靈於死亡，陷國家民族於絕境，竊爲莫須有三字，無以服天下，且先生亦嘗以民主和平爲號召矣，則應以民意之依歸，作中共政策之決定，民之所惡者，惡之，民之所好者，好之，然後能收攬人心，博其擁戴。今人民之所痛惡者，爲交通破壞，爲廉恥淪亡，人民之所要求者，爲和平安定，爲休養生息，今人民厭戰思治，中共反而製造內亂，人民苦於窮困，中共反而製造窮困，所謂民主和平，固如是乎，夫中共之詆毀政府，已肆其極，不知人民對政府之威信，早具信心，絕非任何誹謗所可動搖，即縱或有難盡如意之處，亦力求改革，然人民之厭惡中共製造內亂，破壞交通，毀滅倫理，較之對政府之要求者，當遠出千萬倍，蓋後者僅爲厭惡之比較，而前者則爲生死之攸關，今日人民但求苟和於和平安定之中，不願再爭扎於戰亂死亡之下，即以政府縱有若干缺點，然與中共之逞兵作亂相較，其所直接給予人民之痛苦者，如江海之於鴻毛，

此先生之未加熟思也。往昔中共爲擊敗日寇，堅決主張抗戰，與政府共同奮鬥，故全國人民，一致擁護，今中共分裂割據製造內亂，宜爲國人之所共棄，如先生者，以人民之所惡強施於民，欲圖成功，豈非緣木求魚乎，道過去爲革命救國而加入中共，今日亦爲革命救國而脫離中共，決非自私自利，以圖個人榮辱，願以平日受先生之教深，愛護先生之心，無異往昔，誠以先生握今日國家治亂之關鍵，允宜開張明聽，衡察輿情，以國家民族爲重，立即放棄固有政策，服從政治協商決議，堅決執行裁兵。共促憲政之實施，達成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之目的，夫如是則不特全國人民一致感戴，抑亦美蘇盟邦之共同希望也，風雨同舟，和衷共濟，惟先生圖之，國家幸甚，民族幸甚，謹佈腹心，伏維亮察，前魯中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兼警備第一旅旅長山東益都警備司令王道叩西東。T

# 共軍魯中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兼警衛第一旅旅長王

## 道致共軍全體官兵書

親愛的同志們：

道自率領警一旅全體官兵於七月二十五日退出，「發動內亂」「殘民以逞」的偽「民主」陣線以後，我們已經得到真的解放走上明朗的路綫了，我們對中央寬大的德意，期寄的殷摯，與溫情的撫慰，真如失了母親的孤兒重入慈懷，感到有說不出的感激與欣慰！

這次的中日戰爭，實在是我國空前的浩劫，勝利以後，元氣斲喪，經濟枯涸，民生凋敝，工業敗壞，目前中國第一個需要，是「安定」是「統一」是「建設」是「生聚教訓」，但中共却只站在自私自利及超越民族利益的立場，驅使着我們來「攻城略地」殺人放火，破壞交通，搶掠物資，不惜分裂國家，斲喪國脈，更不惜把中國五千年來祖宗血汗所保留下來的遺產，密作協定，賣給外人，以期得到接濟，爲其後援。我們太失望了，太痛心了，由我們親眼所看見的不知有多少自己的同胞被殘殺，不知有多少的農村被破壞，不知有多少的難胞在「轉乎溝壑」，所謂解放區，我們所見所聞只是「一團陰

黯」「一片哀號」「一堆屍骨」「一種恐怖」而已！

我們真受盡了欺騙，我們都是中國的好男兒，我們最初的理想，是「驅逐日寇」「挽救國運」，企求中國能真正的得到自由獨立，成爲世界上最進步最富強的國家，而共產黨所造成的事實，適與我們的理想相反。我們試問每次戰役成千成萬的遺屍，成千成萬的傷廢，究竟是誰害了他？他們究竟爲什麼而戰鬥？每據一城，每佔一村，成千成萬的良善同胞被殺戮。試問他們又犯了什麼罪？對待被俘的同胞，使出所謂「肉炸彈」「倒栽葱」「點天燈」「反省湯」等等毒刑。試問又和他們結了什麼仇？所謂革命，就是殺人放火嗎？我們真不自解！於窮人「翻身」則匪誓之怨必報，於合理「鬥爭」則十畝之田必分，更有所謂「夫妻調整」「獎勵私生子」等等奇蹟。把中國固有的倫理觀念，破壞無遺，我們不是黃帝的子孫嗎？我們的祖宗九泉有知，也必失聲痛哭！這些血的事實，我們實在不忍再看了。所以我們毅然的投到政府的懷抱裏來，我們看到了政府的偉大措施，與「勵精圖治」的決心，我們真自慶幸沒有爲人民及政府所擯棄，而得共同爲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努力！

同志們！請你們看一看最近共軍有大同蘇北的慘敗，張家口已在國軍掌握中，延安本部也呈動搖之勢，這一串事實說明共產黨以武力割據的迷夢快要破滅了，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現在是各位同志改過自新的最後機會，希望能拿出最大的勇氣和堅強的

決心，認清我們的革命目標，認清我們的時代使命。做一個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革命軍人。以期不愧於祖國，不愧於人民。更不愧於自己的祖宗父母！我們不能再作殘殺自己同胞的劊子手，不能再作私人利用的犧牲工具了。道爲革命救國而加入中共，爲革命救國而脫離中共，決非自利自私，更願粉身碎骨以爲諸同志先驅。來吧！同志們！我們的政府。在殷望着你們的來歸，全國人民在向着你們泣告！爲了我們的國家，爲了我們的同胞，同志們！請拿出決心和良心來，高高舉起反對內戰的義旗吧！光榮在等待着你們！全國人民在熱望着你們！

前魯中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兼警一旅旅長益都警備司令王道啓

九月三十日

## 共軍魯中軍區第三軍軍區司令兼警衛第一旅旅長王道

### 脫離共黨宣言

自從神聖的抗日民族戰爭爆發全國軍民爲了挽救祖國的危亡，爭取民族的生存，全面展開了英勇的鬥爭，我們激於抗日救國的熱誠，也發動武裝組軍，抗日不幸一時受了奸匪「統一戰線」的引誘與欺騙竟一步走入歧途，參加了奸匪八路軍，後來雖然覺悟上當，但已後悔無及，因此我們早就立定了反正的決心，但處於奸匪的嚴密監視之下，始終沒有適當的機會，含垢忍辱，委屈週旋，費盡了苦心與忍耐，直到現在。我們才到了祖國的懷抱，重作自由的國民，回想過去真使我們萬分慚愧悲痛，不知將如何回贖這嚴重的錯誤與罪惡。

我們參加奸匪後，首先受到的是愚弄政策，消息封鎖得再嚴沒有，除奸匪的無恥宣傳和造謠外，休想聽到一點正確新聞。對整個抗戰形勢一點也無從瞭解；其次是特務政策，一批一批的指導員、教導員、管理員、派到部隊裏來進行着麻痺離間分化和監視工作，他使人心惴惴，道路以目，人人懷着莫明其妙的鬼態，稍一不慎就被「調往後方受訓」。而他們的「後防」鬼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最使我們痛心的是，我們從來沒有奉到一次攻擊敵人的命令。三年以來，從未損及敵寇一根毫毛，相反地所有的作戰命令，都是襲擊友軍和地方政府，消滅中央系統下的抗戰人員，尤其使我們最難過的，是成千成萬的「民兵」被徒手驅上火線，在我們前面打衝鋒去，大量的消耗「敵人」的子彈。我們爲了「鞏固并擴大抗日民主根據地」，竟作了可恥的屠殺同胞的劊子手。

### 敵寇投降，破壞開始

敵寇無條件投降了，神聖的抗日民族戰爭勝利結束了，每個中國人都沸騰在熱烈的狂歡中，憧憬着和平幸福。安居樂業，生活的實現，我們實指望保衛國家的任務已經告一段落，從此可以解甲歸田，作一個自由的強國之民，誰知恰恰相反。我們不但沒有得到戰後應有的休息和復員，反而奉到無數的「緊急命令」，政府已經收復的城鎮被攻陷了，八年來在敵僞控制下，安然無恙的鐵路被拆除了，橋樑被炸毀了，建築物被焚燒了，受苦受難礮火餘生的人民，被大量征上前線變成礮灰了，廣大的農村被製造鬥爭開始崩潰了……這就是我們八年來犧牲無數軍民堅苦奮鬥所爭取的抗戰勝利嗎？

最初我們還妄想着，這或許是中共一種討價還價的政爭手段；這可能是中國進入和平團結的前奏，但我們由所獲知的「上級」歷次的指示中，證明了這理想的錯誤。我們

歸納勝利以來的上級指示，從去年的庫倫會議、哈爾濱會議、今年的張家口緊急會議，太溪密約合江會議等，一連串的國際會議決定，以及自去年八月以來的「延安總部命令」一直到政協會議以後，有關軍事政治各項指示，我們得到了確定的結論，那就是他們忠實地執行着 CP 國際的訓令在「保衛××利益」總目標下進行着。

一、東北方面在外力援助和支持之下，造成東北特殊化，積極擴充「民主聯軍」，樹立地方「民主政權」，以爲赤化東亞的前進基地。

二、軍事方面，繼續擴軍壯大武力，擴大「解放區」消滅國軍——所謂「反動的中國法西斯集團。」

三、政治方面，加急製造政治的恐慌，摧毀原有社會組織，培植并發展所謂「進步的民主力量」，在策略上，則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基本口號，以爭取國內國外的同情。但其解釋是，1. 和平就是綿綿地延長內戰，由內戰的有力發展中壯大起來。2. 民主就是打倒所謂「反動派法西斯的國民黨」，3. 團結就是「正確的執行，統一戰綫的策略」達到無產階級專政。

### 協商調處紙上空談

我們得到了上次的結論，才明白了奸匪爲甚麼在抗戰勝利之後偏要加緊製造內亂，

使全國人民得不到和平安居，在這樣的總方針之下，一切商談、協議、調處有圓滿解決的可能嗎？絕對沒有，因為奸匪根本沒有真使中國步入和平民主團結的誠意。他們簡直從來未作此想，所以一切協商調處都不過是一些緩兵之計，紙上空談，進攻烟幕而已。

● 但由於奸匪的背棄祖國，倒行逆施，已引起了廣大人民的憎恨，與內部的動搖。第一是各地人民的武裝反抗運動，風起雲湧，奸匪軍民幹部尤其負有「政治保衛」責任的特務份子，受到羣衆裁判的不計其數，形成了「解放區」最緊急嚴重的問題，其次是部隊士兵，及中下級幹部，拖槍逃走運動，普遍展開動搖的軍心，再也無法維持，雖然加強了反動的特務控制，也仍然毫無效果，魯中軍區就有好幾支隊這樣逃潰，本來誰願意把寶貴的生命作可恥的內亂犧牲呢！

更由於國內國際形勢的急劇發展，促成了奸匪中上層的矛盾與分裂，首先是「土共」與「洋共」的對立。原來毛澤東當權後，「土共」在中共內是佔絕對優勢的氣燄，極爲囂張，所以連黎玉羅榮桓等，也當選了中共中委，但「洋共」也不甘示弱，因為他們和「國際上級」的關係比「土共」密切的多，所以不斷到「遠東局」搗毛澤東的蛋，毛澤東雖幾次飛往莫斯科去進行上層工作，也仍然無法壓倒「洋共」，尤以自去秋 CP 國際恢復後，「洋共」勢力大見抬頭，更加重了「土共」「洋共」對立的尖銳化，具體表現於山東的是陳毅與羅榮桓等的衝突，陳毅被迫北退，復因處境困難，對延安提出種種

要求，延安深恐把他逼上梁山，投降政府，不得不把山東軍區司令讓給他，而把羅榮桓調走，因此山東「土共」憤憤不平，一致反對，認為這是對武力派的妥協，雖經延安電令調停了事，但裂痕愈深衝突難免，所以毛澤東對中共早已不能掌握，若非「國際上級」在後面控制操縱，中共早已分裂而瓦解了。

## 中共內部 發生動搖

其次是國家派抬頭。當蘇聯適應國際新形勢，將東北點線交與政府，軍隊而由東北撤退後，中共內部除了甘心認賊作父的國際派之外，上中下層都普遍的發生了動搖與反感，山東軍區及各軍分區司令部等高級機關，曾發現這樣祕密的傳單，蘇聯是欺騙帝國主義者，允許給我們的東北兵工廠運走了，允許給我們的重兵器不見了，允許給我們的飛機不算了，允許給我們的東北開放了。

蘇聯究竟是蘇聯，中國還是中國，我們不如聯合起來，求中央編為國軍。

聽說延安及其他各省區，也有類似的情事發生，這是奸匪內部從來未有的嚴重問題，我們相信愛護祖國的良知，究竟會超過「保衛××的利益」，奸匪由於他們的自掘墳墓的錯誤政策和行動，已經造成了內在的外在的各種因素，捉使他他必然的走向崩潰之途。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我們早已認清了奸匪出賣國家民族的陰謀詭計，和他們自取滅亡的前途，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參加八路軍，完全爲了抗日救國，我們反對一切賣國殃民的行動，我們不能把生命供給吉斯林們作賣國倡亂資本，因此我們早已下定反正的決心，只待有利時機的來臨。但奸匪防範極爲嚴密，更由於部隊普遍的動搖，他們的特務分化工作也就特別積極，對我們這一支部隊防範得特別利害，除了加派特工人員之外，更大肆調動下級幹部，顯然企圖瓦解這支部隊。

## 時機到來 揭起義旗

時機終於來到了，國軍恢復防區，使我們獲得與國軍接近的機會，我們看到了廣大軍民，扶老挈幼，箪食壺漿，歡迎國軍的熱烈，在叢老的「老解放區」的軍民不成例外，而且更爲熱烈，這證明了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無法欺騙的，這更堅定了我們的反正信心，於是我們不顧一切的在××防地揭起了反正的義旗，我們重投入了祖國們的懷抱，但由於我們處境的困難，倉卒策劃難團各隊，行動步驟未能齊一，以致一部份部隊未能拉出來，更因被奸匪追擊情形不免混亂，但他們都正在分頭與奸匪苦戰中，我們宣誓要消滅這些禍國殃民的敗類，出一口斃了三年毒氣。

我們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我們又作了自由國民，我們很感激軍政長官對我們的寬大

和優厚，我們敢以十二萬分保證，我們願貢獻最大努力，掃除和平建國的障礙，爭取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實現。

（三十五年八月七日）

# 共軍魯中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兼警衛第一旅旅長王

## 道告共區軍民書

親愛的同志們同胞們：

光陰過得真快，和你們別離又半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我是無時無刻不在殷切的懷念你們啊！記得在十月九日我會把我脫離共黨投入政府後的經過情形，作書相告，我想你們總該讀到了吧？你們讀後的感想如何？我是很迫切的希望你們能夠拿事實告訴我，因為一個已經得着了光明的人，是怎樣地希冀着會和他共同遭受着欺瞞的人們早日脫離那黑暗的魔窟哩，現在我再把前信未盡的意思補述一下。

一、詐降的原委，也許你們還不頂清楚，關於此次我突然離開 黨回歸政府的真實內幕，現在讓我再詳細告訴你們。在七月中旬當我奉到了毛澤東派我詐降政府，以作種種活動的密令，我受着那時正被麻醉了神經的支配，自然也毫不猶豫的接受了這喪盡天良的任務，可是當到達濟南我詐降後，正準備濟南按照着預定的步驟去執行那很毒的任務時，出乎意外的，我覺了政府魯省軍政當局各方面的措施與 黨所宣傳的迥乎大異，更加上種種優渥的待遇良心驅使了我，良知堅定我向政府投誠決心，於是我毫不憂疑的向政府宣述了我過去的錯誤和罪惡，更暴露了共黨所指使的一切陰謀，同時祈求政府給

予我以自新之路。賢明的王司令官，是慨然的應允了我的要求，於是我就脫離了茫茫苦海走上了光明的人生大道。

二、開明的政府，同志們同胞們，現在政府無論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非常進步，並且正按着預定的計劃向和平自由民主統一建設的大道邁進，因之反應在社會的每個角落裏都洋溢着蓬勃的朝氣，這些鐵一般的事實絕不是共產黨歪曲事實所能抹殺得了的，譬如此次在南京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在組織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中，除掉共產黨別有用心沒有參加外，包含有全國其他各黨各派，如青年黨，民主社會黨等，以及社會賢達，他們都踴躍出席聚會一堂，在雍雍穆穆地共同研討着憲法草案，和實施憲政的方法與步驟，使得我們的國家成爲真正和平統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我們知道國大閉幕以後，政府便改組——由全國各黨派人士參加，所以我們無論從形式上或者實質上看，國民黨無疑地是今日唯一領導中國的政黨。

三、共黨的暴行，同志們同胞們拿出你們的良心來看看共產黨的行爲吧！他們所作所爲是否配稱爲民主，你們現在所處的境地是不是人間地獄，罪惡的淵藪，多少驚心動魄的慘案發生在那號稱民主的「解放區裏」，那違悖進化原理，毀滅人類靈性，足以致全社會於死亡的鬥爭，使得一般民衆傾家蕩產，顛沛流離，一般公正善良的同胞，不是被殘殺損害便是被脅迫着同流合污，於一般下級社會的地痞流氓亡命匪盜便成了今日共



黨的權貴顯要，他們不但燒殺綁票勒索，作着一般土匪所作的勾當，共黨更使多少純正潔白的青年被其麻醉摧殘，多少閨閣婦女被其玷污；喪失多少文物古蹟，毀損殆盡，更進而破壞交通，破壞工礦，篡改學校的科本，推行奴化的教育。企圖使得我們的生活又重走到十八世紀次地殖民地的生活水準上去，如今錦綉的河山，廣大的原野，到處洒佈着嘔人的血腥，瀰漫着悲痛的哀號，在共黨發動的全面性的內亂下，八年抗戰勝利的果實腐蝕了，勝利的曙光消失了。

四、殷切的期望。同志們同胞們，中共猙獰的面孔，分裂割據的毒辣陰謀，已經暴露無遺了，你們要趕快覺悟逃出牠的魔掌。大家高舉起反抗的大毒，毅然地回歸到真正替人民謀幸福的政府方面來，在統一建國運動的大纛下為國家為民族為祖先為子孫齊心努力撲殺這出賣祖國民族的惡魔，政府方面對於投誠過來的，不論軍民都給予極優厚的待遇。拿我來說，政府除委我為少將招撫專員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參議等職外，對於金錢物質也都從優給予，我的生活可以說，已經完全得到了充分的解決和保障，我現在正為政府所昭示的「統建運動」，愉快的努力的工作着哩。

同志們同胞們，這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大家趕快聯袂來歸吧，要知道政府是何等地關懷着和切盼着你們啊！

前魯中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員  
兼警一旅旅長益都警備司令

王 道

十二月十八日啓

## 共匪第三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李唯一勸告毛澤東及

### 其官兵歸誠中央書

延安毛澤東先生并請轉八路軍新四軍各官兵弟兄們：日本早已投降，國內人民渴望和平甚殷，你們不顧民意，製造內亂，確為人民所痛恨，我因為認清了環境。并覺悟走錯了路線，所以已向國軍投誠了，他們對鄂西北軍區投誠的共軍官兵非常優待，不但沒有殺害的情形，而且連仇視的心理都沒有，我身臨此境，親自體驗，確是一視同仁，我希望你們也早日覺悟，投誠國軍才有生路，若執迷不悟，相信武力萬能，必遭毀滅。

因為毛先生逞兵割據，破壞交通，口頭宣傳民主和平，暗地採取軍事行動，違反協議，背棄諾言，戰亂無已，人民洞若觀火，你們無論設何種方法掩飾與騙取人民，均不可能，你們要知道今天人民最痛惡的是什麼？最需要的是什麼？當然是「製造內亂」「破壞交通」為人民所最痛惡，「和平安定」「生聚教養」為人民所最需要，你們應該惡民之所惡，好民之所好，才能在人民中立足，我與毛先生有同舟之誼，與各官兵有患難之交，所以我很熱誠的勸告，毛先生能接受年餘來血的教訓，放棄武力萬能的觀念，結束內亂，履行政協議案、參加國府，共負建國使命，并勸告八路軍新四軍的官兵弟兄們

：可速自動攜械投誠，再不要聽信以往的恐怖宣傳說：「國軍捉看『就殺』就打」「就罵」「還要坐牢」等等誑話」，這實在是逞兵好亂者派人散布的謠言，目前寒天冷凍，你們無衣無食，飢寒交迫，復以年關在邇，你們妻室兒女，父母兄弟不能團聚，東奔西跑，腰無半文，爲人嘍囉，有何代價？現在各地政府到處設有共軍招待站，歡迎你們投誠，這種機會，確實難得，請速向各招待站投誠，我們這裏投誠的官兵很多，吃得飽，穿的暖，精神非常愉快，如投誠後志願工作或想回家，各隨其便，中央寬大爲懷，如此設施，實屬崇高偉大，銘感之餘，特此函達。遙祝  
光臨！

李唯一手書

卅五年十二月日  
于谷城石花街

## 共軍吉遼軍區警備第三旅上校政治主任李天祥自白書

我參加共黨是自十二歲開始，在這十幾年長期過程中，我的思想在不斷的推測猜疑中，隨時變化，最初在威脅強迫之下，毫無所謂的隨聲唱諾可稱混沌時期，其後接受了似是而非的主義，教育情緒上受到重大的刺激，思想亦由麻醉而瘋狂，因之人云亦云，並無主見的吶喊蠻幹，可謂盲從時期，在此時期會鑄成許多不可挽救的大錯，也可謂最痛心的時期，至抗戰最緊要關頭，國共台分屢變，雖然感覺到共黨對中央的欺騙陰謀諸多矛盾之處，爲了國家民族存亡的緊要鬥爭，不暇仔細思索，但理智的矛盾，使我精神上壓迫日見加重起來，猶疑之間，終於敵人降服，國土光復，而共黨受國家承認爲合法政黨，召開協商會議，討論整編軍隊改組政府以及全國待望數十年的憲政實施各種大問題。聽到這種消息，發生了有生以來未曾有的喜歡，同時喜極而泣的不知有多少人，然而共產黨是無神國的是絕不妥協的，尤其排除異己，更是不擇手段，絕對澈底的，因而我以接收名義，又被驅來東北，我國自九一八以來，大戰十四年，雖獲最後勝利，元氣的喪失已經疲憊不堪，極端的需要休養，需要建設是任人皆知不可否認的問題，尤其東北在敵寇苦心經營十餘年的成績正堪利用，如果我們能泯除私心，接續經營，何難漸臻康樂，距料喪心病狂的共產黨志不在此，他們是一面掠奪，一面破壞，所過之處必要弄成體無完膚，舉凡公有的既成建設，以及可以作爲國計民生的資財，全是破壞

的對象，而於數千年優美，一概不許存在，拿着受苦痛十餘年方度復甦的同胞生命。更當兒戲的犧牲，稍具人心者，所不爲者，而共產黨公然爲之，其居心何在，自然全國皆知。而我以各種現實的教訓，見到同胞的切實痛苦，感覺國家民族淪亡的危機，更因此看清了共產黨的荒謬與虛偽，知道長此下去，將何以對國家，對同胞，多年的猜疑頓然覺悟，所以不顧一切歸回政府，願把有生餘年貢獻於復興國家的建設，並以此不懼任何犧牲的精神爲國家效力，以贖前愆，同時爲勸導歧途同胞的猛醒，揭穿共產黨的偽裝，把促成我脫黨原因的共產黨內幕事實，加雜上感想寫在後面：

一、共產主義與中國社會情形，共產主義原是求資產平等，無所謂有產無產階級之分，現在共黨使用的清算鬥爭等手段，不但不能求得平等，且可增加大量貧民，造成民不聊生的社會不安狀態，根本中國社會貧與富兩種階級，原無過大差別，亦即等於富庶國家之小貧與大貧而已，今共黨以脫離人情之卑劣手段，縱使倖成功亦難逃貧困，其不惜毫喪國家元氣輕擲同胞的熱血頭顱者，意在先使國家澈底凋敝，同胞極端貧困，自然的去依皈其他共產國家永爲異族奴隸，危懼之餘，更深痛恨此爲脫黨原因之一。

二、共黨宣揚反對獨裁，要求平等以求實現民主，這種堂皇而合理的調論，頗能動人聽聞，可是一些忠於共黨而能依理力行的黨員，如楊尚、王明、朱端、李立三等均曾

遭受排斥，又如元老派、前進派、黨務派、軍人派，種種複雜而紛亂的爭權奪位，層出不窮，結果一切權衡，還是操諸強者之手，有權力者，亦是衣美食甘，盡情享用，僅未表面買房買產而已，其一般拚性命洒熱血的黨員比較已有天壤之別，何況老百姓所謂民主云云，距離尚有無限遠，不過說得動聽而已，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言行，使人最傷腦筋，這是脫黨原因之二。

三、共黨所謂解放區裏開始定要實行恐怖政策，以防人民的質問與反抗，是他們一貫作風。淪陷十四年的東北同胞初次見到八路軍，不知究竟的來歡迎親近，一種狂熱情緒任何人都可感動的流泣，結果被清算了財產，又清算了生命，掠奪、虐殺不算，還要發行偽幣壟斷金融，破壞交通堵塞生產資源，熱烈的情緒，迎來一羣魔鬼，落得走死逃亡，破家失業，較敵人蹂躪的痛苦更深，言之痛心，是為脫黨原因之三。

四、不妥協是共黨的絕對信條，不擇手段也是共黨的拿手好戲，在光復之初，我最高領袖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爲了念及民族的削痛，毅然宣佈，承認共產黨爲合法政黨，以期早日恢復康樂，真是深仁博愛，正大光明，並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公開討論施政，純爲新生中國的最大轉機，豈知狼子野心共黨，志在獨霸政權，爲了軍事政治鬥爭力量以及陰謀策略，未能準備充足，一面商談，一面策動出爾反爾狡辯諾而復毀食言有肥輕諾寡信，本是共產黨必然行爲，但是自稱皇帝後裔，太不配了，是

乃脫黨原因之四。

五、自光復以後，共黨就作着武力爭權的迷夢，供着國際情況，以及國軍尙未進駐間隙，掠奪降敵武器，一面欺騙同胞，蠱惑羣衆，以增厚實力。同時爲了阻礙國軍前進，任意破壞交通，在收復區域潛伏暗殺活動，刺殺抗戰救國保土衛民的功勳，慘害擔當復興建設重任的志士，極惑人心，志在造成普遍社會的混亂，而於戰爭之時，避重就輕，行動詭密，不惜犧牲老百姓生命，雖然屢戰屢敗，猶復大言，不慚其卑邪無恥形同流寇，稍有血性的人，萬頭忍受，此爲脫黨原因之五。

總之我是一個受騙失足走入歧途鑄成大錯的青年，參加共黨是我生命史上最大的污點，但是我還認爲是具有熱血的青年，真僞是非，既經辨明，不容再行蹉跎，從今我要從新作人，在政府領導之真正三民主義之下，誓死消滅民族敗類，禍國殃民的共匪，向統一的新中國邁進，並誠懇的忠告徘徊共匪歧途的青年同胞趕快覺醒，不要目尋死路，貽恨終身，我們要理直氣壯的走上新的光明大道，而政府與人民都在衷誠的等待歡迎他們。

## 共軍魯中軍區警衛旅第七團團長滕品三致全國同胞書

共軍割據下的所謂「解放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很多人所要問的，共軍對蘇聯是甚麼態度，又是人們所關心的事，共方的政治、經濟和對待農工又是怎麼一回事，在在都是同胞們所要知道的事，我是新從那裏過來的人，我有責任向各位談一談。先說說他們的政治——有人說：「赤色主義就是極權主義」，這是最恰當不過的名詞，在他們控制下的區域裏，一切的事不經他的手，是一件也不成的，他們常以「一黨專政」的罪名來罪政府，這真是君子之道了。在他們區域裏，除了他們一黨外，一切的黨派，都不要想活動。甚至三教九流一切的會門也都不合法，無論什麼事他說黑就黑，他說白就白，例如說我們政府爲了擊敗日寇以最大的容忍和蘇聯所訂的「中蘇友好條約」。蘇聯藉此硬生生的把外蒙從我們身上割了去，硬把中長鐵路抓了「一半」所有權，去在該路上，無論裝運什麼也不許我們過問；更不准收稅，這除了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的辦法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解釋的。把旅順大連也「租」了去，這和日本有什麼分別，而他們不是這種看法，他們會說：「因爲蘇聯在東北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可是沒有人敢問他們，若是照這種說法，那麼日本當初在東北，又何嘗不是說「幫助中國打走了俄國」，若是照這樣子「黃毛狗咬黃毛狗」的咬下去，不知他們的區別，究竟在那裏。旅大二



地什麼年月才能璧還於我們，但是他們都硬着頭皮說「蘇聯是最能以平等精神待我們的盟邦」。報紙上、標語上、漫畫上、竟把蘇聯尊如祖國，把史達林奉若神聖，好像若沒有他們，就要活不起了似的，「中蘇條約」，中國就要亡國似的，他自己說了還不算，還要逼着民衆都「學習」這份條約，最難爲情的是「學習」的人單說「蘇聯好」還不行，還必須分晰的屈着心講出一番「理由」來才行，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由於我們領袖蔣主席領導軍民浴血抗戰，團結了盟邦與國，好容易迫使倭寇降服，所以同胞們都以為是可好了應該安居樂業了，但是他們「保衛勝利果實」的任務下，來了動員「參軍」，是任務破壞鐵路，也是任務「進軍鬥爭」，是任務加緊洗清「國特」，也是任務，如有有人要問爲什麼鬼子投降了，還要求「參軍」爲什麼口裏說「裁兵」「復員」，却又向老百姓要錢——鉅額的「復員費」「勝利果實」究竟是什麼，是誰的長江以南沒人發動「保衛果實」而那裏却是交通暢達，人民各能安居樂業，黃河流域各東北的人民，如無人「保衛」什麼「果實」何至於顛沛流亡屍橫遍野，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所有這些鐵的事實，在那區裏的人們，只是准在腦子裏打問號，誰也不敢說出口，當然更沒有一個人敢向在青島的，動不動就公開在報紙提出質問，這就是他們整天價高喊的「自由」和「民主」其真相便如此，你不信嗎？朋友那麼就請你打聽打聽，解放區裏的報社，有沒有第二家，除了共產黨的機關報以外，無論甚麼新聞報導或是社論，請你在他們整個「解

放區」裏的報紙上看一看，是不是和一張版印出來的，是一個樣，真可謂千篇一律了。如果你再不相信的話，還以為這是不會的，那麼請你就便問問從烟、威來的人，他們那裏准不准老百姓收聽無線電，耳聞都不准自由，更何從談言論。

政治協商會開成了，中國人們都認為可好了，可能回家了，可能安居樂業了，可能和平建國了，都知道該怎麼辦，仍然還是怎麼辦，老百姓可要想活命是萬不能，我們試就膠濟路的屢次破壞，和近來膠高卽三城死的人就知道了。

敵人投降了「鬥爭」也加緊了，真是惡霸也可以最可憐的是素常捨不得，吃也捨不得穿，勤儉細費，奉公守法百病不犯的老百姓，也鬥得他「踏冰山」「臥雪地」「滾釘板」「坐火車」喝着「反省湯」吊在高竿上「望中央」，或者是上三層桌子頂上「拉地雷」，被鬥爭者悻而死了的話還算便宜了他，否則，還要同他的家屬一塊受「孤立」。

誰要受了「孤立」這倒「省事」了，從此再休想有人敢往來，出村趕集都不行，要飯吃也沒人給，不但任何事情不能辦，就是有了兒女，也要成孤身男的，不要想敢有人給他媳婦女的不要想有人敢要她——平時還好說，一遇「備戰」就更加監視了，甚至把他「藏在山洞」裏，據共方自述他們是「保護」私有財產和「發展」工商業的，他是否保護私有財產，這不用我多說，我想各位都是知道的，發展工商業可不假，但是烟威工商界的同胞除非一線之路，也沒有的可說，全都跑到青島來，剩下的工業，可說沒有一

家不是「公」營的，所有的商業十分之八九也都變成了「合作社」連大車店、豆腐房，也是「生產組」，拆鐵路拆鐵橋，割電線，這又是一舉兩得的事，因為即「保護」了和平，又「發展」了生產，（一斤鐵軌一兩鐵絲，都可以賣很多的錢，並可以作武器）。據說他們又是「專爲農工服的」，所以農民在「開會」「學習」「送給養」「抬担架」「大練武」「保家鄉」的種種任務下，所生產的糧食，和燒柴，按着家口給留下一定的數量外，再就要奪公糧了，按數拿了，還不算，還是不時的「動員」和「募集」，去秋因爲日本投降了，又向老百姓「借」你有沒有他不知道，可「歡迎」你起模範作用。

至於爲工人服務的話，那就是先成立工會，爲了爭取模範，一個月的工作，常連宿代夜的二十天，就完成工人累病了是「光榮」，誰要反對就是「國特」，再就是組織「工人武裝隊」。教他好有「參加作戰」的資格，又「英雄」又「光榮」還有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增加工資增得誰也用不起工人了。工人也有出路——「參軍」去！他們又常號召向政府要求「思想、信仰、身體、居住、遷徙之自由」，但是在「解放區」裏沒有通行證，南村就不得到北村去。誰要到青島或天津，就得找舖保，保證在一定期限內一定要回去，要不然的話，我們這裏的難民一定比現在多到千百倍。「解放區」也就真解放乾淨了。

至於在思想上，如敢存有「望中央」的思想，那就要在「坦白」大會上當衆都坦白出來把所有的「髒東西」加倍的吐出來，明明是什麼也不懂的一個人，也得自行承認是

國特——明明是給他們出過力的人，也要拉完磨殺驢吃，硬要自行招認說是破壞過他們，明明是要去慰勞過他們而偏要說是想毒殺他們……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唯有如此，才是他們所說的「自由和民主」，那裏的老百姓，不想我們中央呢？想的很，從「九一八」紀念日到雙十節，從雙十節盼到十一月十二日，從這天又盼到國歷年，陰歷年，過了年，又盼「五五」，可說是一天天的盼一點鐘一分鐘的等，有一天去了一百多架飛機老百姓喜的直跳高，認為可來了，雙十節那天，也不知道誰造的謠說是「今天準來，十二點」，老百姓吃了早飯就跑到海沿去等，去不了的人，也不時的抬起頭來，看海上看天空……直盼到午後一點半，還有人在海岸上眼淚盈盈的等，尤其是在大連這天老百姓也不知都聽見誰說的，不約而同的自動的跑到車站上去等，把車站，塞得水洩不通，老百姓怨不怨中央呢，是怨的直埋怨為什麼「中央還不來」，為什麼「不先到我們這裏來」。所謂「王者之師東面而征西，怨戎南面而征北狄怨」的話，這是最懇切不過的，寫照相信，唯有在所謂「解放區」裏的人才會深深體會得到的，可惜沒有到過「解放區」的人還在迷離中，惑於把他們那些好聽的口號和漂亮的詞令，還有和應聲蟲似的，在跟着喊奉勸這些先生們，一旦失足成千古恨，什麼都可以試試，惟獨這事絕不可心存好奇、冒險而應試，一經涉足就萬難自拔，敬告讀者切記切記。

# 共軍東北民主聯合辦事處少將副主任兼回教教長丁

## 溪正自白書

我以一個回教教長身份，竟誤入歧途，參加共匪工作，是國家罪人，宗教的叛徒，於今回憶，實在悔恨無已，現在把我所以參加共匪的前因後果敘述出來，算做我的懺悔錄吧！

在九一八的時候，胞兄丁武揚是東北裏的一個團長，不幸於民國二十二年四月被日本憲兵逮捕了，後來就死在獄中。我對於國仇的難復，已覺得有失國民天職，今又添新仇，心中尤為悲憤，遂拋棄家庭，遠離鄉土，流亡於關內。惟那時國民政府忍辱負重，企圖和平解決中日問題，免使人民遭受塗炭，故雖有高呼駐軍出關之民氣，仍以隱忍求全，未能輕動，不幸日寇野心勃勃，貪婪無厭，又以蘆溝橋事件發動企圖滅亡中國之侵略戰爭，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遂毅然號召全國團結抗戰，英勇國軍在前綫浴血殺敵，而後方之空隙却由八路軍乘虛游擊並逐漸擴大自己勢力，保養實力。其時我以國恥家仇，交迫於身，抗日意志益覺深切，然因地區阻隔未能參加國軍，竟惑於共黨「國共合作」之口號而失足加入了。

共產黨的抗戰原則是不上前線，只在後方游而不擊，組織民衆，擴大武裝。河北省即成立有一回民支隊，我在民支隊中任民族科長，惟我等對宗教信仰極堅，雖共產主義

之邪說如何灌輸，如何反對宗教，但我等終未爲所動，因之而不准回民加入共黨黨籍。我等則以爲目的在於抗日，惟一希望就是早日勝利，驅逐日寇，藉報兄仇，入黨與否義毫不爲意。

及至去年八一五抗戰勝利了，共匪藉特殊的方便，爭先竄入東北，作禍國殃民的基地。我因爲是東北人，就被派來任東北少數民族科長，並脅迫我，教我以教長地位做號召，利用宗教的組織發動整個反叛。我以前的替共黨工作是爲了抗日，如今抗戰已經勝利，要我做反叛國家的事，不用說號召全回教，即我個人也絕對不能做的：然而如不聽從，共黨的指示，生命即將不保，所以乘此次國軍收復安東的時機，前來向國軍投誠，於今回到祖國懷抱，上對得起國家，下不違反宗教，實在覺得輕鬆了。

共產黨是絕對不允許宗教存在的，他們比宗教爲嗎啡，說是腐化社會的工具，世界發展的障礙，但我在共黨裏面，因有可利用的價值，才允許信教，否則按黨章規定凡新黨員入黨，先要取消宗教信仰的，河北唐山教長孫壽亭，三河教長王玉清，都被慘殺了，就是因爲他們不肯取消宗教信仰。

我站在國民一份子的立場，是應該撲滅這禍國殃民的共產黨的，站在教民的立場也是打倒欺滅回教的共產黨的，所以我現在以過來的身份，向全國同胞，全國回教教胞呼籲千萬不要再走入歧途了，已經被騙的趕快回頭，到國軍這裏來，沒有被騙的要團結起來，打倒共軍，這就是我悔悟歸來的惟一希望。

# 共軍晉冀魯豫邊區第四軍分區新編第十六團團長史

## 文彪自白書

### (一) 家庭狀況：

世住滑縣東南三十五里于村，（梁村附近）有田六十畝受奸匪蹂躪，已被奸匪鬥爭一部。現餘三十二畝，父母俱故，兄弟姊妹俱無，妻一子三，余現年三十七歲。

### (二) 個人游擊日寇及從匪經過：

余爲農民不識字，地方選我爲聯保隊附。日寇侵入本縣時，被敵攻擊，聯保解散槍枝藏匿，繼受命爲本縣六區區隊附，與日寇搏鬥，又被日寇逼迫解體，繼隨閻司令希孟工作，初爲中隊長，繼擴爲大隊，因籌募給養困難，乃隨閻司令到封邱延津一帶；繼因杜司令淑投降日寇，乃隨杜降日，敵仍委爲大隊長，又回到滑縣，而給養甚困難，催則百姓拿不出，不催則部隊無飯吃。此時，王司令泰恭孟縣長，亦率隊在城區外與日寇週旋，更反對僞皇協軍，故本人與王司令部亦作戰數次，此時決心反日寇，將部隊拉回家鄉，因王司令對僞軍視同仇敵，故不敢到王司令處，此時遇共軍當地基幹大隊長（黨員）賈英約與九路合作抗日，予當時不願，後因受不了賈英之種種威迫，余即將部隊帶到第四軍分區司令部，編爲新十八支隊（此民三十二

年冬之事)。余原有六連(步槍五百六十枝，手槍三十枝，輕機槍一挺。)另加地方民兵三連，及八路基幹隊四連，(賈英所部)共爲十三連，乃改爲獨立團，編成後，八路軍將我之幹部調訓，另派共黨幹部下來，並說我不識字，不能接受黨的教育與訓練，不能成進步份子，並且說我體胖，不能走路吃苦，所以只給我帶一特務連獨立團長，名義仍由我担任，但我不能負責，而由副司令賈英負責，繼又說我太不進步，僅給我一排兵力隨我行動，此時八路在地方即開始鬥爭，因我是地方人，而地方被鬥爭的百姓非親即友，故紛紛的向我求情，故我設法予以袒護，是以八路軍說我妨礙政令推行。因此又把我帶一排帶去兩班，現賈英已到賈子和部，由新四軍派一黃姓的來任團長，最近國軍來時，八路宣傳說國軍要殺人，迫我將家庭隨同北走，此次回到家裏，地方人說只要投降國軍，不咎既往，孟縣長的同學亦同樣告訴我，所以我將家庭帶回來投降國軍，無論受任何處分，我也願意，因八路太壞。每次開會，班長可以參加，因爲班長大多數是黨員，我不是黨員，所以不准我參加，凡在中央做過事的，須經三年考查，方准入黨，不准我隨便談話，有人監視，隨時檢討處分，我痛苦極了，所以我願意脫離八路軍。

### (三)奸匪暴行：

組織婦女團體，開會時男女混雜，無禮教，成立工商管理局，窮人不能做生意，個



人無買賣之自由，老百姓十分之八說他壞，不贊成八路，成立土地合組，管理糧食，老百姓成天開會，不能做活，抬担架，當礮灰，不但要鬥爭田地，而且要挨打被殺。組織婦女慰勞團，於戰前戰後慰勞士兵的婦女，帶花唱歌鑼鼓咚咚噹噹邊唱邊扭，記得有四個孕婦，因被迫「扭秧歌」竟將胎兒扭掉，故婦女多被逼上吊，認為奇恥大辱。在我家鄉裏未成立婦女會，地方上人問我，要不要折房鬥爭，我說不，八路軍又說我唆使不准成立，妨礙政令，推行不進步，要我離開本鄉，其餘十分之二贊成八路軍者，即是他的黨員，或流氓及會得他的小恩小惠的窮民。

#### (四) 八路官兵之一般感想：

連指及文化幹事，均為黨員，故願意幹，大概每連有黨員二十人，壓迫其他黨員，幹部控制操縱全連，即連長有時亦不願幹，所以每連分成黨員派與非黨員派常有衝突，逃亡也大。我團前後二年間，統共有七千餘人之補充與編成，現只有七八百人，前次附團長史鳳山逃走，八路宣傳被國軍殺了，其實史本人在開封作生意，苗清化大隊長亦反正不幹。

#### (五) 官兵待遇：

我當團長每月七十斤米，每日額定菜錢五元，另津貼十二元，共菜錢十七元，月薪一百五十元，香烟五盒。下級每月米七十斤，每日菜錢五元。士兵每年六雙鞋（或

三百元鞋錢）月餉二十元，全連一個伙食，不分吃官佐，無勤務兵，自己盛飯如不自盛，則政委代盛飯，官兵過去吃的是一樣。現在不同了，正規軍團長每月有五斤肉，政委決定一切，政委管經濟，有權隨意開支報銷，也可以吃好一點，吃飯時搶着吃，請客四大盤亦搶着吃，故我見不慣。

（八）我此次只帶來十餘人，內有連長王學善張善增兩員，及步槍十枝，輕機槍一挺，手槍三枝。

（九）我之感想及策反工作：

我與 IAR ISB 關係不深，且幹部多為八路派來，監視極嚴，故策反不易，但我可利用其親屬及友朋，暗中策動民兵攜械返家，我個人只要國家及各首長准我自新，我絕對報効國家，並無其他奢求。

# 中共晉冀魯豫邊區軍區第四軍分區新編第十六團團

## 長史文彪向國軍投誠宣言

文彪是一個幼年失學的莊稼漢，自從日寇鐵蹄踏入我的故鄉——滑縣——以後我就開始過着流浪的生活，那時爲了生活的困難，也曾隨着許多的好漢們，打過幾天的游擊，但是無一時刻不在希望我們抗戰勝利，重回家鄉去，以便過安適莊稼生活，勝利了，鬼子走了，誰知道又來了「八路軍」。我是個老粗，也不懂共產黨甚麼主義，甚麼政策祇看到共產黨不斷的拉地方的青年，擴充他的隊伍，不斷的收繳地方的武力，擴充他的槍桿勢力，因爲我幹過幾天游擊隊，所以他們用利誘壓迫的方法，硬叫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自從三十二年參加直到現在，已有兩三年了，在開始入他隊伍的時候，聽他們的宣傳，如何爲國家，如何爲民族，結果一看滿不是那一回事，他們所謂民主政治的三部曲。第一是搶糧倒租，利用鄉民大肆暴動，毫無理由的老百姓的糧食全部搬走，即「你的他的他的不是你的」一句也罷了。第二是鬥爭會，他的內容極爲繁多，如翻身會、吃光隊、婦女隊等等都部屬在內。鬥爭的情形，甚至連幾十年前誰吃誰的一只蠶蛋，也就算起賬來，如你不願依從的話，馬上賞你一個殘暴的酷刑，你却吃不消。第三是殺人會，一切糧食物資都搶光了，鬥爭會也算過了賬，可是他第三步他所要的。便是老命。

，有的殺男，有的殺女，有的殺年青，有的殺年老，也有的是一家數口殺得雞犬不留的，我也沒有民主的常識，更缺乏政治的眼光，這樣是不是民主政治，這樣是不是救國爲人民呢？這還不算兇，他每次打國軍的時候，如果俘獲國軍的官兵，不管成百成千優待的送到前方打前鋒，當子彈去，送死去拚命，否則就把活生生的人，成千成百的活埋了，從古到今，也沒有這樣的殘無人道的刑法啊！

因爲這樣不但是我，並且許多的官兵，都想早日脫離苦海，而回到國軍安樂的地區，但共產黨小人多，詐用了種種宣傳的方法，和實際的種種行動，來防止我們反正與逃亡，所以到現在才利用了國軍前進的機會，而毅然率領我部屬的人槍十餘名，而向國軍投誠了。也就是回到國軍安樂的地區，與我的家鄉親友見面了，回到這裏以後國軍與政府對待我的一切情形，不像共產黨那樣的宣傳，不但是絲毫不虐待不歧視，並且給我設法解決我及我家的大小男女的生活，使我感激得幾乎流下淚來，同時又使我慚愧得萬分，我痛心的懺悔已往的過，錯誤入了歧途，同時決心今後做一個健全的良民并願在國民政府蔣主席領導之下，爲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

## 共軍冀東軍區第十三旅副參謀長趙蘭舟自白書

余姓趙名蘭舟，河北省趙縣人，現年三十三歲。原在中央軍隊服務，十八歲時，曾於一〇六師充任上士班長，因參加喜峯口，抗日戰役，而與部隊脫離返里。二十歲時，復參加陝西七十二師服役。二十一歲，隨部隊到江西剿匪升下士。二十二歲繼升中士班長時，復參與綏遠縣剿匪之役，後匪東渡黃河，復回山西便衣隊長，地方情形稍漸穩定，乃短假返里省親，不料匪患復起，猖獗益熾，路途隔絕，不能歸隊。因改赴條定加入五十三軍一一九師六九一團服務，並被派至軍士連受訓，畢業後，充班長，至蘆溝事變，即隨軍參加抗日工作時，余已調升排長之職，當因敵勢兇猛，本師損失過重，遂奉令南退。熟意團長呂正操胸懷不軌，於行軍之際，將全團兵力請留後方擔任後衛，藉機脫離師方，掌握投誠，奔冀西共軍聶榮臻部，遂被編為八路軍之人民自衛軍，並以「打倒日本」「保衛中華」等為號召。去年之宣傳口號擴充兵力，呂正操當被假為自衛軍司令，余當時雖被脅於共黨圈內，然激於愛國熱忱，仍抱定消滅民族敵人日本之決心，故不擇黨派委曲求全，加入共產黨工作。

當時人民自衛軍經一度整理後，即請開往冀中攻擊敵人，開拓地盤，若半年餘，余即升任連長，後繼升營長，至二十八年十二月奉調冀西靈壽抗大二分校受訓一年，畢業

後校方以余來自中央軍隊，思想尙有問題，乃留校服務，三十一年九月始派赴冀東十四分區，三十二年調任教導隊隊長，開始辦理教育工作。三十三年迄日寇投降光復後，調任十團、十一團副團長，繼代理十一團團長，嗣十一團改編爲二十五旅，余亦隨升爲副旅長，後因抗戰勝利，共軍延安幹部日漸前來，致降爲參謀長，後該旅改爲十四旅，復編爲十三旅，余乃由十四旅參謀長復調十三旅副參謀長之職。

余所以能於八路軍工作八年者，蓋以當時八路軍雖不在政府領導下，然「抗日」招牌仍然堅於「解放區」內，爲了消滅敵寇，日本挽救國家危亡計，故忍辱負重的在共產黨之卵翼下，惟有從事抗戰工作，刻日屈膝，已逾一載，而共產黨以少數野心家爲了滿足個人抗率慾，不惜國家民族的犧牲，製造內亂，遍則燒殺攻城，略池，國家經八年長期抗戰，人力、物力、財力無不筋疲力盡，需要休養生息，不愼任何戰亂。如經共黨常此愚蠢、盲動，將有亡國之憂，基於上列兩點，故做此次投誠之舉。

共軍第十三旅原駐防興隆縣，前奉命調赴西北，余藉有病需要休養之故，請往留守興隆部隊脫離，假名作歸隊運動（收容逃兵），順利到達冀東，密約溫科長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晨向薊縣邦均投誠國軍第五十六師。

余此次順利脫險來歸，承蒙各級長官，各位同志熱忱愛護，實感無限興奮，確領政府寬大之溫暖，惟感余已往難以消滅日寇爲宿願，然身在禍國殃民之共軍容身引憾頗深

。今後願（一）在政府領導之下，八路軍方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竭力揭穿共軍一切陰謀，以及早除成其崩潰。（二）願盡自己一切所能喚醒匪區軍民歸來，以報恩於萬一。（三）願者各同志指導栽培下攜手併肩分工合作，以努力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完成此次來歸之抱負。以盡國民之天職。

## 東北共軍吉遼軍區第三師獨立騎兵團長傅德耀等投

### 誠通電

全國同胞：蔣主席前爲促成全國團結，實現統一和平，召開國大，實施憲政，曾於十月九日頒發第三次停止衝突命令，希望中共當局能懸崖勒馬，誠意合作，共策國是以促進國家建設邁進富強之途，主席此種爲國爲民謁誠認讓之苦心實爲人天共鑑，而反觀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即盡力擴充實力，爲達到其自私自利之陰謀，極盡其欺騙之能事，如曾聲明「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所必需，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擁護抗戰建國綱領，服從政府軍令政令，一致對日抗戰」而事實則口是心非陽奉陰違，德耀等常時會爲抗日熱情驅使，受其愚弄，以致在其假面具之下，誤入歧途，自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之後，德耀等內心如何興奮，希望全國立刻統一和平，開始建國工作，同時亦認爲中共將由此革面洗心，改變作風，不再蹈以往覆轍，詎意毛澤東，竟怙惡不悛，甘冒天下大不是，違反全國民意，甘作倡亂禍國之戎首，發動內戰，進行其全國性之破壞工作，復封鎖消息，隱蔽官兵，以及全黨黨員，更製造謠言，顛倒是非，砸毀政府，其人格已屬喪盡，而自命爲人民之真正領袖，實行獨裁，誣稱民主，號其割據區爲「解放區」，而觀其所做所爲，無異欲置人民於死地，凡具有國家民族意識及良心血性者，誰復同情彼之做爲，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毛澤東如真能以國家民族爲前提，卽應以第三次停戰令



爲最後和平之機會。放棄野心，除成見，履行行政協議，參加國大，而爲中國前途及大衆利益著想，乃仍計不出此。更復變本加厲，在關內及東北各地，調兵遣將，攻城略地，破壞交通，扒毀鐵路，使東北大好河山，滄痍滿目，廬舍爲墟，清算鬥爭更復實行其抽丁暴政，以致所謂「解放區」中農村破產，妻離子散，啼飢號寒，所在皆是，聞男則驅爲匪類，女則迫作慰勞，誰無父母兄弟？誰無妻子兒女？一每一念及，能不潛然而淚下，德耀等雖曾在毛澤東、林彪、周保中等部有年，然均係以前感於欺騙宣傳，不明真象，繼由親經目睹，體驗審察，通知其所做所爲，倒行逆施，必欲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而後已，尤想以一手掩衆人之耳目，以便欺騙其同黨黨員並舉國民衆，以作其犧牲工具，言念及此，悔恨萬狀，故前以最大之決心，毅然率部投誠，一年來深得政府寬大優容，以今昔相較愈證明毛澤東誣贗政府，及往日傳之荒謬，茲值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之際，德耀等不甘緘默並爲正社會人士之觀聽及忠告中共全體武裝人士，勿再受毛澤東野心家之欺騙，利用起見，特通電全國，說明真象，俾對中共陰謀澈底了解，同時我政府當局，對投誠共軍極爲優遇，不但不究既往，日與國軍同等享受，共負維護和平，復興國家之偉大使命，德耀等今後願以赤誠，竭盡全力，爲掃除一切建國障礙而奮鬥，更望所有被毛澤東欺騙脅迫之同胞，趕速相率來歸，走上光明大路，國家幸甚民族幸甚。謹此瀝陳，維祈昭鑒。共軍吉遼軍區第三師獨立騎兵團長傅德耀，警備旅團長白雲峯、政委李天祥、獨立第四支隊長王苑、回教教長兼中共東北民主聯合辦事處少將副主任丁溪正。及第九支隊九團團長王漢文等率全體投誠官兵同所叩乘。

## 東北共軍吉遼軍區第三師獨立騎兵團長傅德耀等致

### 毛澤東書

延安毛澤東先生鑒抗戰勝利無疑的是

蔣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晶，全國人民八年艱辛苦鬥的代價，犧牲幾百萬將士的頭顱鮮血，才換得最後勝利的果實，人民方慶更生，國家正期走上復興建設之途，詎意共軍掀起內亂，暴政橫施，肆意破壞，到處掠奪，民不聊生，我們知道一個政黨欲求存在及發展，決不能不講政治道德，更不能離開人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這是民主政治基本原則。古聖先賢早已提出誰要違反這個原則，不管他宣傳得如何好聽，手段如何巧妙，總有一天馬脚畢露，斷送其自己的前途。和平統一，民主建設是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除了和平統一民主建設之外，中國實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先生因共產黨本身有軍隊可恃便迷信武力，萬能用私有武力來侵佔地盤，製造內亂，實行割據，以達奪取政權的陰謀，政治協商將近一年，而共產黨背棄信義，一再拖延，無誠意舉行政協，決意違反人民希望，近數月來，更復變本加厲，發佈全面叛亂總動員令，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共產黨的信義完全掃地，人民不會再盲目接受共產黨欺騙的宣傳，並已一致認識國家未能

和平統一者，其罪非國民黨而爲中共。

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喪心病狂，毫無國家民族觀念的一個武力集團，藉武力強奸民意擅組政府，另設行政系統，號稱「解放區」而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此種以武力奪取政權之陰謀，在各國政黨中尙未曾見。先生所領導之中國共產黨，而竟不循一般政黨之常軌，興兵倡亂，禍國殃民，竊爲先生所不取，我們更進一步觀察各國政黨無不以其國家民族爲其本位，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而從事政治鬥爭，先生難道他們的政黨領導者都是本國人或本民族人，而先生竟不是中華民族的國民，竟不以國家民族爲重，不以全體人民的利益幸福爲前提，而削足適履的勁要將不能在中國實行，及不爲中國民情所需要的東西拿來實行苦民病國，莫此爲甚我們熱誠的盼望先生三復省察

蔣主席告同胞書中曾說：「我們今天所要求於中國共產黨者，惟一要點即在變更其武力奪取政權的政策，化武裝的政黨爲和平的政黨，勿使國家之內又有變相的國家，以防礙統一，勿使國軍之外復有對立的軍隊，以擾亂和平，總要使國內擾攘的秩序，得以恢復常態，和平建設的計劃得以如期實行。」詞誠意懇爲國人聽之。感動先生及中共黨人能無所聞乎。所以我們盼望先生從速覺悟，執行政治協商決議，放棄一切私見，共促憲政實現，以達成政治國家化，政治民主化之目的。我們從前都是你的部下，受了你及中共黨員的欺騙走錯了路，作了國家民族的罪人，噬臍何及，幸悔悟有日，現在我們

已經澈底的覺悟了。所以堅決脫離了你的集團，而來真正的爲國家爲民族効力。我們二萬餘人，二萬個赤裸裸的心，特上書於先生麾下，欲言未盡。伏維明鑒。東北投誠共軍林彪總部作戰科長王繼芳、吉遼軍區獨立騎兵團長傅德耀、獨立第四支隊長王苑、警備旅團長白雲峯、政委李天祥、東北民主聯合辦事處少將副主任丁溪正、第九〇隊團長王漢文等及全體投誠官兵同上。

# 共軍晉冀察軍區六分區獨立團長謝清華等致毛澤東

## 書

毛澤東先生鑒：自我們大家參加了你私人的部隊以後，受了你欺騙的宣傳，和叛亂的教育，使我們作出許多禍國殃民的事實把我們許多青年，都束縛在你那迷魂陣內。我們妻子離散，父母失去瞻養，不知跟你死了多少同胞，拿你那不合潮流，違背民意的錯誤政策，來愚弄民衆，滿口說是爲國家爲民族而革命，但從各方面軍事看來，都是男盜女娼的作法。如破壞交通，破壞工廠，壓榨民財，亂徵壯丁，置國家人民利益於不顧，反掀起內戰，殘殺親愛的同胞。竟大爲懷的蔣主席，爲了和平統一，連下了三次停戰命令，你都執迷不悟，更瘋狂的發動全面對國軍的進攻。你不但參加民意的國民大會，反在延安成立叛亂的政府，在你割據區內，大量徵兵、徵糧。準備長期內戰，把我們好多優秀青年，用強迫手段，拉去替你作犧牲工具，你還不知覺悟嗎？現在全中國的人民，對你痛恨到萬分了。將要和你拚命，我們在你那八路軍的時候，常常對我宣傳，死也不要當俘虜，如果被國軍抓住，不是殺便是活埋，我們聽了以後，總是懷疑，不敢被國軍抓住，可是被國軍抓住以後的情形，與你說的完全相反，不但不殺，反而特別優

待，每天吃的是白麵，穿的是新棉服，新棉鞋，我們的言行，都很自由，可以說國民政府沒有一點對不起我們的地方，我們大家爲了國家和平統一，及早解除全國同胞的痛苦，特電先生，希望你爲國家民族打算一點，趕速放下武器，勿在窮兵黷武，遺禍黨國，趕快參加國民大會，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共同築設富強康樂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晉察冀軍區六分區獨立團團長劉清華付團長王德林晉察軍區十二旅三十一團合作社職員柏玉魁晉察冀軍區教導旅一團一營一連連長張明晉察軍區教導旅二團一營付政教導員張學三晉綏後勤部站長強寶龍晉察冀軍區教導旅二團一營二連連長曹桂林晉察冀警衛團參謀王春亭晉察冀軍區教導旅二團三營七連司務長王志民晉察冀軍區四旅十團二營四連排長杜林晉察冀軍區教導旅二團一營一連付排長臧金川晉察冀軍區教導連二團二營四連排長張分晉察冀軍區六分區獨立團特務連連長李明其晉察冀軍區教導旅二團三營九連付排長楊振海晉察冀軍區教導旅二團二營六連付政指導員張玉貴晉察冀軍區教導旅二團二營六連付排長李長瓊綏蒙軍區教導旅一團二連連長王鴻江同電

## 共軍東台警衛團副團長周霖自白書

我今年三十一歲，籍貫廣東，出身行伍，幼時在家念書，並照應店裏買賣，民國二十一年，到廣東軍第七軍二十二師六五團我的一個叔伯哥哥在該團一連當連長，我跟他當勤務兵。有四年之久，民二十四年冬，請假回來。後來，到一五九師九五〇團一營三連當下士班長，幾月後，升中士班長，到二十六年開上海，就同日本打仗，後來，我手上負傷，我們班長也負傷，就同在江南無錫鄉下老百姓家，埋伏休養，直到二十八年春天，投忠救軍五支隊，當中士，約二三月之久，後同新四軍打仗，被俘，後在新四軍一支隊二團當兵，兩月後升班長，九月後升排長，在東灣同日兵拚，腳上負傷，到新四軍軍部後方醫院休養一年多，好了後，在留守處警備連當連長，不到一月，傷口復發，又到醫院休養二十餘天，到新四軍軍事教導隊學習一個多月，民國三十年，到蘇北衛生部當管理員。一面休養，一面工作，後派我當軍事教官將近一年多，三十一年到聯抗軍當連長，三二年升營長三十四年獨立團參謀長，本(三十五)年政治協商會開會雙方下停戰令後，獨立團改編為保安自衛總隊，我任總隊長，後來調到東台打仗，奉到分區命令，改為警衛團，任副團長(現職)。

感想

周霖被俘後對國軍之寬大優待表示衷心感激並謂匪方一向宣傳被俘後必遭國軍殘暴殺害故作戰時匪軍均以血肉相拚以免生俘今始知此係匪方反宣傳周霖深知過去之錯誤願革面洗心爲國效力。



# 鄭州投降共軍反內亂委員會致全國同胞書

全國的同胞們：

我們是曾經受中共欺騙和壓迫的一羣。當我們明白了共黨的騙術以後，就在李先念驅使我們襲擊國軍的時候，我們這兩千多以抓住了這個機會，就自動向國軍投誠，共產黨人總是說如果向國軍投降或是落伍被俘，那一定會被國軍殘殺的，但是我們投誠以後，一切都受到政府的優待，愛護和指導，現在我們真正得到解放了，同時也更明白了共產黨過去的宣傳，完全是欺騙我們的。

我們雖然已經脫離了黑暗那一面，但回顧共產人還是在那裏昧着良心驅使無辜的民衆，瘋狂的來搗亂國家。破壞交通，妨礙生產，擾害人民，我們是有愛國熱誠的，我們不能讓他們這種種非法行爲繼續下去，因此所們覺得有組織一個反內亂委員會的必要。

我們的反內亂委員會，現在剛剛成立，應該把我們幾點意思，向全國人民明白宣佈。

第一、我們堅決反對共產黨的新愚民政策，他們把所謂「解放」區裏的民衆，無論男女老幼，都只須他讀共產黨的書，看共產黨的報，說共產黨的話，替共產黨作工具，什麼意見也可以，就是他們的民主政治慾望罷了。

這種用新愚民政策造成的「民主」，我們堅決反對，我們需要的民主是完全可以由人民發表意見，自由研究，和自由選擇的民主。

第二、我們堅決反對共產黨造成矛盾鬥爭的毒辣手段，他們所謂「解放」區裏面，本來人民是安居樂業的，社會是和平安甯的，然而共產黨一定要使他們人人之間都發生矛盾，人人之間都要鬥爭，這樣他們就可從中利用，結果使守秩序和平的人，便被解放成爲成千成萬的難民，讓政府來救濟，這種自私自利的解放辦法，只是使共產黨人可以爲所欲爲而已，而受苦受難的，都是一般善良的民衆，其實我們抗戰勝利了，國民政府已替我們解除了不平等的條約，並宣佈還政於民實施憲政，我們全國人民，本都是都已解放了，共產黨今天還要談「解放」，他們無非是想把領導抗戰勝利的政府打倒，把真正民主根基的各黨派消滅，以達到他們少數人獨佔的政治慾望罷了。

第三、我們堅決反對共產黨到處襲擊苦戰獲勝的國軍，破壞國家輸血管的交通，和通訊，擾亂和平安甯的社會秩序。我們很知道，當日本法西斯軍閥，攻打我們的時候，共軍對日本軍隊，是很客氣的，所以日本軍隊佔領的鐵路，條條都可以通行，日本軍隊堅守的點線，他們從來不去襲擊，但日本軍隊投降之後，國訊，擾亂國家秩序，使我們光榮勝利的國家，蒙上了許多污點，我們真是痛心極了，假定這一年以來，沒有共產黨瘋狂這樣的破破和擾亂，我們人民怎會受這離流失所的苦難，我們的國家怎會再受到國

際的輕視呢！

總之我們要求國家要統一，社會要有秩序，進一步建設一個和平康樂的新中國，使民族能夠發展，人民能安居樂業，因此我們堅決反對共產黨叛亂國家，擾害人民的行爲，我們相信這是全國一致的要求，希望全國愛國的同胞，採取有效的方法，共同來抑止他們禍國的陰謀。

鄭州投誠之共軍官兵反內亂委員會常務委員張芳，張鶴籌，張漢輝，李振，劉振亟等率同全體會員二千七百八十三人謹叩  
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

## 鄭州投誠共軍官兵反內亂委員會全體會員脫離共黨

### 宣言

(張芳等二千七百八十三人)

全國的同胞們：我們在從前受了共產黨之蒙蔽與欺騙，參加了他的組織。今年八月間，我們不認一誤再誤，遂堅決的脫離其控制區域，來向政府投誠，平常共產黨，恐怕有人看破他的政治騙局，無法鞏固其團體，所以就散佈恐怖空氣，告誡我們說：「如被政府捉獲，不是槍斃就是活埋，或是送入集中營，鞭笞拷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在我們投誠的一個多月中，共產黨那種嚇人的血淋淋的話頭，完全證明是一種騙術，是一種新的愚民政策，我們沒有受到槍殺，活埋，也沒見到什麼集中營，相反的我們的疾病，政府給醫好了，襤褸的衣裳換成嶄新的軍服了，憔悴飢瘦的面孔，變成紅潤豐滿了；衣食住三件事，政府無一不關心。

現在我們不但明白共產黨是善於撒慌，巧於欺騙，並且還澈底明白他的陰謀與黑暗。(一)我們認識了共產黨是偽裝革命而進行其封建割據，聽共產黨的講話，則極動人聽聞，但觀看他的行事，却謊謬絕倫，一個國家不論其行政軍事領導，應該是統一的，但他却組織軍隊，佔領地盤，把國家的領土支解分裂，而他猶洋洋得意，名之曰「解放區」暨曰「解放區」。當然人民應得到解放了，但事實則不然，所解放的僅少數的共產

黨員而已，其餘的人，則都動輒得咎，危殆終日。一有不慎，即加一特務罪名而屠殺之，所以說「解放區」就是共產黨的新封建統制，（二）我們認識了共產黨不顧國家民族，只求少數戰爭販子的利益，去年敵人投降，中華再造，全國人民要求一致和平，希望國家迅速走入建國大道。但共產黨魁，利用政府的寬大精神，却「談談」「打打」「談談」反覆無常背信棄義，弄得全國燬火連天，生靈塗炭，回想北閩以後，共產黨稱兵叛亂，阻礙國家建設幾乎招致了亡國大禍，這次還是一意孤行，不知悔悟，只求少數戰爭販子的官爵利祿，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我們認識了共產黨說真方，賣假藥，共產黨的組織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但在他想獨裁時，就宣佈說：「這是上級的決定」要無條件服從，其他瑣碎不關痛癢的事，則使我們自由、討論，但他們自詡為「民主」其實任何一個小黨員不論在精神上、行動上。那有一點自由呢？他常說「要發揚階級友愛」，「愛護幹部」，但這是用你的時候說的話，到不用你時，是大幹部得了友愛，小幹部則成了「秋日團扇」棄之篋中。

古人云：「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我們今天却在疚心無閑，愧無地以自容，今後我們鄭重聲明永遠脫離共產黨黨籍，與該黨脫離關係。並堅決反對任何造亂誤國的黨派，今後誓在蔣主席領導之下，為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奮鬥，的和平統一而努力以弭補過去罪愆，而重心做個改過自新的國民。

## 鄭州投誠共軍官兵反內亂委員會全體會員告共產黨

### 黨員書

（張芳等二千七百八十三人）

同志們：

現在我已脫離共黨，向政府投誠，你們如知道這個消息，一定担心着我們，必然被政府槍殺「活埋」而成爲隔世之人了，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非但沒有如你們之所想，而且仍然在自由的呼吸着，舒適的生活着，並且已由黑暗轉入了光明。由荆棘步上了坦途，找到了遠大前程和希望。

親愛的同志們，過去我們在共黨佔領區域內，上級黨的負責人任意「指鹿爲馬」「變黑爲白」我們認以爲真，盲目信從，因爲在那裏只說共產黨的話，讀共產黨的書，做共產黨的事，其他的東西都封鎖起來，不讓我們知道。現在我們到了這個大天地中，看到了各方面的書籍，聽到了各方面的道理，認清了各方面的行事，才覺悟到我們過去是共黨巧妙騙術中，做了共黨少數的戰爭販子獵取官爵利祿的犧牲品。

親愛的同志們：「擘海茫茫，回頭是岸」趕快覺悟吧，要知道（一）事實已證明共產黨在中國行不通，中國有他本身的歷史條件，和現實的客觀環境，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條路已成顛撲不破的事實，請看共黨十年來的蘇維埃運動，結果弄成了禍國殃民運動，實在共黨也知道共產主義在中國行不通，所以搖身一變，一方面承認三民

主義是建國的最高原則。另一方面却高唱「新民主主義」自相矛盾，欺己欺人。這不是共黨自己承認了共產主義在中國行不通的招供。

(二) 歷史決定了共黨在中國必然失敗。共黨的十年蘇維埃運動，消耗了國家人力物力，斷送了國家元氣，陷國家於長期的內亂中。不能積極的從事各種建設，結果引來了一九一八、「七七」事變幾乎招致亡國大禍，現在共黨假裝健忘，不悔前愆，還依然的稱兵作亂。反對領導抗戰勝利，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了失土的國民政府，不顧國家前途，不顧人民意志一意孤行，諍過不改，遂致全國人民一政籲請政府，迅速下令討伐，像這樣一個政策衆叛親離人人反對，其將來之失敗，不言可喻了。

(三) 國軍力量壯大消滅共軍是反掌折枝之事，日本的陸海空軍，雖英美亦視爲勁敵，不敢輕視，但我政府所領導之國軍，於八年抗戰中，卒以將其摧毀，況且勝利之後，國軍大部分已改成了現代化的裝備，以你們各方面湊合的共軍，而想抵抗國軍真是一螳臂當車了，假如你不早日覺悟，歸順政府，最後之命運只有當礮灰而矣！

親愛的同志們：現在政府寬大爲懷，不究既往，只要你們能誠心悔過，不惟不治之以罪，而且還要量才使用，無論官佐士兵務使皆有職業，這是政府的偉大，也是你們新生的良機，同志們：千萬不能一誤再誤，趕快歸來吧！如猶豫不決或執迷不悟不惟成了國家民族的罪人而爲全國父老所垂棄，同志們趕快歸來吧，政府在希望着我們在等待着盼望着。

鄭州投誠共軍官兵反內亂委員會（常務委員張芳張鶴籌張漢輝李振劉振亟納率同全體會員二七八三

人）致毛澤東朱德書

毛澤東朱德兩位先生：

我們這羣二千多人，過去是在你倆領導之下工作，看到了今年七月間，都自覺的先後回到政府這方面來，過去你倆領導下，我們本身上所有的感慨，和痛苦，都不說他，因為說出了，你倆會批評我們「太感情用事」或說是那些是不關原則問題：那麼，現在我們只就中國人的立場，談一談你們對政府的誤解——不，可以肯定的說是曲解——這是我們的責任，同時取「與人為善」和「自覺覺人」之古訓，這也是我們對你應有的諫證。

從前我們在你領導下的一塊狹小天地中，聽你倆說了我們是為爭取和平，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改革，建設聯合政府而鬥爭的，當時我們也信以為真認政府真是發動內戰和實行獨裁，但我們自回到政府這一方面以後歷時已兩月有餘，所看到的事實，恰和你倆所說的相反，並且我們一致的認出了，你倆是有意的曲解政府。誣蔑政府我們不是常



說「事實勝於雄辯」嗎，是的，事實是會慘酷無情的說明出誰是誰非，不容自己強辯。

第一、政府一貫主張和平，政府一向主張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國內政問題，所以在敵人投降後，和平建國問題但這個會商問題的話音還沒有落下，你倆就命令中共軍隊，到處襲擊國軍，阻撓投降工作之進行，再沒常識的人，也知道國有國法，軍有軍紀，但你倆爲什麼那樣的不遵守政令軍令，而毫無忌憚的越軌行動呢？事雖如此，但政府對和平仍不放棄，先後簽訂元月停戰協定，東北停戰協定，以及七月的東北休戰協定，一再容讓，相忍爲國，但你們一意孤行到底，連頭也不回，把那些協定，一張一張撕得粉碎。

第二、政府一貫在推行民主，政府一貫的主張「政治民主化」我們不聽流言，要看事實，現在政府這一方面，那一黨派不是以他自己面目，公開的出來活動？那一黨派不是公開的宣佈他的政見？和自由的批評政府，並且政府在積極的籌備召開國大會議，準備還政於民，實行憲政，這樣重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建設，你倆非惟不去擁護，並且還來破壞，以至會期已定，不能召開，像這些事，是政府獨裁嗎？不講民主嗎？相反的，只有所在謂解放區，才是沒有民主，實行獨裁，咱們說句良心話，解放區不是一色紅的赤化政權嗎？連像游絲一樣的民主氣息那裏有呢？

第三、要有各先進民主國家政黨的作風，凡是民主國家的一個政黨，要是代表他本國的國家民族利益的話就應該主張統一，不主張割據，主張建設，不主張破壞，主張團

結，不主張分裂，如歐的自私自利，共產黨雖然天天喊叫着爭取民主，但是爲什麼不學習各先進民主國家的政黨作風呢？爲什麼一貫的幹着「割據」「破壞」「分裂」爲親者所恨爲仇者所快的勾當呢？

我們都是中國人，不能把中國的國家大事當做兒戲，我希望着，再把你倆個預定的武裝鬥爭的鬥爭方式，來冷靜的反省一下，當北閩時期眼看成功在即，中國正要走上革命建國之大道，但共產黨來了一個蘇維埃運動，鬧了七八年，弄得政府忙于戡定內亂，不能從事建設，結果引起了「九一八」「七七」兩個事變，幾乎招致了亡國大禍，在抗戰八年中，你倆又確定「兩分對外八分對內的政策」以便擴張中共武力，結果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消耗了對外的力量，有形或無形的延長了抗戰的時間，在抗戰以後，爲了鞏固抗戰的成果，如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無論朝野上下，對於建設工作之進行，急得像熱鍋裏的螞蟻一樣，但你倆不懲前毖後，不力求自新，出人意料却命令着中共軍隊，又來唱出這麼可恥的一幕叛亂的醜劇。

我們想你倆現在，也該聽一聽人民的呼聲，因爲你兩向來主張做一件事，要先去調查研究；那麼，現在政府正在爭取和平，而你倆在破壞和平，政府在推行民主，而你倆又在破壞民主，政府在進行建設，而你倆又在到處阻撓，這些事實，昭然于天下人之耳目，你呢？你倆再想一想，這樣像瘋了一般的制造內亂，叛逆割據，弄得無數做妻子的

沒有丈夫，做父親的沒有兒子，做弟弟沒有哥哥，他們是在恨誰？怨誰？仇誰？你倆是有一羣衆觀感一的，但現在弄成了衆叛親離。人人反對，向中共的發展前途，假如你倆不放下屠力，懸崖勒馬，只有死路一條，走上滅亡和失敗的道路啊！

我們希望你倆要能夠從個人，從國家，從中共各方面的利害打算一下，當機立斷，馬上回頭，把中共的軍隊趕快交給政府，把解放區趕快取消，在和平團結一建設的大原則下，去進行你們的政治活動，那麼你倆既不失爲是勇于改過的政治家，中共也不致成爲禍國殃民的政黨，曷去曷從，要冷靜的攷慮，不要造成他日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慘痛！

## 共軍林彪總部作戰科長王繼芳自述書

(一)從各方觀察，覺得我中央有國際地位，比較有力量，共軍目前即不崩潰，爾後亦被中央軍驅逐至黑龍江凍死或餓死。再共黨宣傳為民族國家，實則完全與口號相反，本人一心厭惡，為顧全前途及家庭關係，故決心投誠。一星期前即擬前來，隨將行李等件存放老百姓家中。十九日晨部隊出發東行，即率傳令兵挑來，芳並攜木殼槍二枝手槍一枝，望遠鏡，公文一包，馬二匹。經娘娘廟趙家屯渡口至義和屯之十一軍正面中央軍打槍我即臥倒地上，後派老百姓連絡好後，即至九一師轉來長官部前進指揮所。(二)東北共軍統歸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官兵大多痛恨內戰，厭戰思家，個個都想歸向中央。(三)共軍士兵於作戰時多懷怕死心理，但受壓迫不得已而死守陣地，神色沮喪，毫無戰意。一般民衆對八路不懷好感，與中央軍比較頗為懸殊。因八路軍壓迫民衆太甚，致引起全體人民之憤恨。(四)共黨反中央，破壞統一，共軍士兵對此似不瞭解，只知聽從命令，對共黨宣傳國民黨破壞政協協定，亦頗為懷疑。因國際上之協定係由國民政府接收東北政權，尤其對關內既已停戰，東北獨進行戰爭，頗為厭恨。然此皆是各人之思想而已，從不敢流露於言語也。

共產軍的弟兄們，你們看到以上的自述書，對共產黨的不得民心和必敗，一定很清楚了，你們趕快覺悟，跟蹤王繼芳，歸順國軍吧！

## 共軍遼東軍區司令部中校參謀王永富自白書

我祖居瀋陽縣李石寨區，劉通士屯，肄業於撫順初級中學時適逢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國土變色，同胞受日寇蹂躪之痛苦使我永久不能忘記，繼因生計問題，於吉林看扶餘縣穀物檢查所服務四年之久，每觀日寇暴行憤恨填胸，惟敢怒不敢言而已。八一五，日寇投降，國土光復，萬民歡騰舉國稱慶，詎料八路軍於政府接收前藉特殊勢力乘機由冀魯等地兼程而入東北，妄稱國共合作衛國衛民，並假民主等口號號召民衆，我一時不辨真偽遂加入共軍工作，半年後，始知共軍所作所爲口是心非，不但不合個人的願望，更違背全國人民的要求。其出關後的結果，只有增加民衆的痛苦，及社會的混亂，民生的凋敝而已。今日的同胞之塗炭甚於敵僞時期者千百倍，如無中共之搗亂，何至於此，吾人既非冷血動物，目觀今日水深火熱中之同胞能不潛然而淚下，我不能報効祖國，而又隨野獸般的共軍做禍國殃民的事，午夜深思良心，豈能得安，欲求挽救中國今日混亂之局及實現統一和平之要求，其唯一的途徑，惟有共軍人員全體覺悟、懸崖勒馬，古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况政府不究既往，寬大相容，則全國一切的爭執均可停止走上康樂建設之途，國家即可從此富強。人民更可從此享受安居樂業的幸福。因此我決心脫離共軍的區域，過來投誠，我個人的力量雖小，甚願以余之覺悟而影響共軍多數人之覺悟也。

## 共軍新一師一旅作戰參謀孫國光自白書

我是在民國二十九年從上海跑到江北青龍港加入共產黨的，那時我只十四歲，記得我們一起參加進去的還有黃玉春、戴海春、王曉晴、李德祥、顧去堅、沈亞芳、陳江南和我八個人。這裏面有老師，有同學，可是經過七年鬥爭，他們就沒有一個得着好死，尤其是我們的黃老師，更是活活的給善良的老百姓打死的！

我是八個裏面鬥爭最賣力的一個，也是我的運氣最好，進去的時候，在文工團工作，第二年改任文化教員，不久就到部隊裏當班長，後來竟被送到江南茅山抗日軍政大學畢了業，再到江北分發到陶勇部下當連長，幹了一個時候，調入雪楓大學校受訓之後，便派在張震東部裏當作戰參謀，直到日本投降都沒有變動。

談共產軍，的確不是好東西，這是我七年來從經驗中得着的一句話。拿政治協商來看，他們始終沒有誠意，而這並不是他們現在才如此，多年來他們教育士兵，祇談「黨的利益」，和專門製造割據的「戰鬥英雄」，從沒有停止過襲擊國軍，就可以知道像他們那種土匪式的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集團，說來真正痛心，竟有人跟他們一路蠻幹，連我也跟着他們上了七年的大當，這不能不佩服他們的「騙」得漂亮，因為他們借着「民主」、「自由」兩件法寶去騙那些入世未深，黑白不分的知識青年，以及許多無知識而無

血氣旺盛的窮苦農民，他們用革命施小惠抓住這些小夥子的心理，把他們送進紅色的染缸，染紅了他們眼睛，使他們看不到國家民族和政府法令，只一味的跟他們去製造罪惡。在他們統制之下，我親眼看見許多真叫局外人難以相信的事實，他們對一語不合的處置，有用針刺腹的金刑；有用木棍從肛門通進肚皮的木刑；有用辣椒水灌鼻孔的水刑；更有將人放進火鏢裹用柴燒的火刑；再像活埋的土刑；將人高掛在竿頭聽他死去的風刑；真是千奇百怪慘絕人寰，筆墨難盡。這以外要是「衣」在他們認為不該穿的，就用剪子剪壞，「食」要是魚肉就要受懲罰，「住」要有好房子就要強迫讓，「行」走東村不能到西村，「說」不能對他們有批評，「寫」不能寫他們不順服的字，「看」要是出了他們的書籍和報紙的範圍，只有死路一條。說這是自由，這是民主，恐怕連三歲的小孩子也騙不了，他們高喊他們割據的地方是「解放區」，真正是自欺欺人呢！

共產黨用「工人無祖國」作為麻醉青年的教案，然而我們知道第一次大戰，法國的共產黨就會拼命打過德國的共產黨，「祖國」是每一個人人民歷代祖宗所寄託與深受保護的，誰願意讓給異族！

可是中國共產黨看見日本鬼子沒有把中國滅亡，便意外失望，所以勝利後，中共便發動破壞交通，擾亂社會，阻礙復員，一面真的大動刀兵，襲擊國軍，一面假仁假義和政府談判。我從他們的文件中，看出他們的居心，無非是想由一部份的內亂，擴大到全

面的內亂，再由全面的內亂，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把我們的祖國淪為大戰場，把我們的祖國送進萬劫不復的深坑，想來真正可怕！

過去我們糊裏糊塗學會了一套破壞、擾亂、欺騙、燒殺、強奪的好本領，在中共鬥爭的紀錄裏，我常常得到甲等的成績，看我一個由十四歲孩子，取得作戰參謀的地位，真不知做了幾多禍國殃民的罪惡！我傷心，我懺悔，希望四億五千萬同胞恕我，更希望執迷不悟的兄弟姊妹快覺醒，再不要受他們的欺騙！

在我以前，未也曾覺到自己的罪惡，就是死也抵不了，要想得到自新贖罪，可是被政委們說的：「作了國軍俘虜只有死路一條」這句話恐駭住了。因此只好做惡下去，然「有志者事竟成」，但我終於獲得了路綫投誠自新了。



# 共軍新一師一旅作戰參謀孫國光致共軍弟兄書

共軍官兵弟兄及民衆同胞們！

我過去是一個對共產主義極具信心的人，由我七年的忠實奮鬥的精神，才換到了現在作戰參謀的地位，可是現在我對於共產軍的一切行動，都認識清楚了，原來他們是爲了爭權奪利，陰險狠毒，竟不惜殘民以逞，甚至出賣祖國亦樂意去做的一羣烏合之衆，回想我過去深受欺騙，聽其驅使，做了許多對不起國家和民族的勾當，真使我的心裏悔恨無窮，因此總想藉一個機會，來磨去我心理上的創傷與牟污。

當國軍來到江北，我就準備革面洗心自首投誠，重新做一個好人，不過心頭總是深懷畏懼，因爲我聽慣了共軍政治人員和高級幹部種種欺騙宣傳，說是共軍被國軍拿獲，或投誠以後，必盡遭殺害，使我降低了投誠的勇氣。但此心不泯，意志仍堅，便時常留心，到處打聽，才知道他們說的，無一不是昧心的假話。你們看！現在我投誠到國軍裏來，在六天裏所見過的長官以及士兵弟兄，無不熱誠相待，友愛相處，絲毫沒有以怨報怨的意思，記得在我第一步走進如皋的時候，因爲不知是禍是福，心裏真是禁不住怦怦地亂跳，也就不免踟躕徘徊起來，可是終敵不過良心的驅使，於是鼓了勇氣找着了一位國軍官長，把我的來意告訴了他，真是出乎意料，他很和氣的對我說：「你過去受了共

匪的欺騙利用，中央政府非常同情你，政府一向寬大為懷，絕不追究既往，你過去所為，是共匪頭子們的罪惡，不是你的本意，你可不必顧慮」。並又告訴我說：「從七月起到現在止，共軍投誠的官兵弟兄已經有二千五百六十名，像我所知道曾任連長的蕭玉明，排長朱勝等，都已分別給了他們相當的職務，致於投誠的弟兄，有願要還鄉的，便給資遣回，有願在部隊幹的，還是一樣的做事，他們與國軍弟兄相處如同家人，沒有隔閡哩。我聽了非常感動。

共軍弟兄們！我們受共軍的欺騙，實在夠了，我們再不能跟毛澤東朱德以及其他野心頭子當礮灰，為爭奪政權的工具，和替他們做割據地盤的犧牲品了，如皋之戰，就白白送掉了我們三萬人的生命，我們還受他們欺騙，還不覺悟嗎？國軍同日寇打了八年，無非是要使國家獨立，自由，民生康樂，可是共產黨們偏要製造內亂，破壞交通，妨礙復員建設，使收復區的同胞重來逃難，顛沛流離，吃盡苦頭。弟兄們！我們要明是非，張正氣國家民族的安危治亂，全繫在人民是非觀念與公理正氣的消長，就是一個人的智愚，事的成敗，也在於明辨是非，洞察利害，譬如騎着馬走到了懸崖邊，假若不趕快把韁繩勒住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所以面臨這個危境就該懸崖勒馬，現在共產軍，「如中原軍區」李先念部，魯南豫東劉伯誠部，綏晉區聶榮臻，賀龍部，以及蘇北方面的新四軍陳毅部先後被國軍擊潰了，現在他們還不懸崖勒馬，那我們豈不是要落在深壑，死

無葬身之地嗎？弟兄們！醒醒罷！國軍都伸了手在等你們來投誠來自新呢！

弟兄們！我寫這一封公開信，不是受了國軍官長的指示，更不是爲了威逼要對你們宣傳，而是絕對於誠心，不願你們執迷不醒，妄送生命，而是深願你們多來一個投誠，即多救了一個國民。

生路在這邊，你們快向這邊跑來罷！

## 共軍熱河野戰第十三旅科長溫振華自白書

余姓溫名振華河北省薊縣人，現年三十一歲，因「七七」事變，華北前被淪陷，受敵寇之壓迫，激起了愛國熱忱，遂於二十八年糾合民衆，組織游擊隊一隊，余任隊長，當時我們主要的工作是一面開闢地盤，擴展武力，一面破壞交通，阻敵運輸，進行游擊，威脅敵人，一開始時曾攻克薊縣口頭莊，兩度攻擊盤山，使日本鬼子大大的吃了一驚。

二十九年本隊受冀東游擊司令趙林葉編制，余先任中隊長，後充基幹隊隊長，八月間日寇見冀東游擊隊一天一天的擴大起來，左右被受威脅，即大舉清剿，游擊隊因武器太壞，不能直接抵抗，有的化整爲零，有的自行隱避，惟我基幹隊與敵週旋，始終不苟，一月的時間，曾於敵人打了二十一次仗，給敵人一個很大的打擊。

這以後冀東的行政遂漸建立，本隊又歸冀東十三分區副司令員包森收容，司令員是李運昌，嘉我壯志可欽，傳令嘉獎，各報紙亦備加譽揚。今天回想起來，還感覺光榮。

三十年八月任薊寶三三縣二區隊機動連連長，三十一年調寶坻縣大隊長，因我和敵僞連年作戰，曾拯救了無數的羣衆，所以我的部隊在冀東具有聲望，到處無不受民衆歡迎與愛護。

因此日寇會幾次設法誘我投降，並在報紙披露「如溫振華投降，願將冀東所有武力

歸其指揮」等字樣，我當時祇知維持地方，保護人民乘機消滅日寇之決心，所以日寇始終亦未把我煽動。

三十二年一月奉調十三分區教導隊受訓，畢業後，任分區參謀，三十三年調十一團參謀，三十四年任十五分區副股長，担任粵灤遵聯合縣检查工作，被日本擄去押四個月，曾受最殘酷之刑罰，說起來簡直是一段痛苦的回憶！幸八月日寇降伏，始獲釋放。後四十五分區任股長掌理偵查通訊，十月到熱河野戰第三旅任第三科科长，三十五年改十四旅，八月底又併編十三旅。我仍任科科长職務。

由以上的經過，可以見到我並不是居心參加共產黨，完全是由於我處在淪陷區，爲了消滅民族敵人——日本。不得不配合八路軍，現在民族敵人已經打倒了，我們保國衛民的責任亦盡到了，現在應盡的責任「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不料共產黨的首領爲了自私，爲了割據，又製造內亂，自日寇投降，曾以絕大的兵力攻擊國軍，在熱河以東將四百里長之鐵路，澈底破壞，對同胞燒殺姦擄，無所不爲，使成千成萬的同胞，死於非命，吾人親眼目睹，不禁萬分沉痛！因此，所以才毅然決然與趙副參謀長私地計劃，於月二十五日向國軍投誠。

今天已經投到祖國的懷抱，除願接受政府法令制裁外並願與各同志同心協力建國工作，完成國民所負之使命。

## 共軍綏蒙軍區騎兵旅第二團副官主任強寶龍自白書

我是河南泌陽縣像河關東河莊人，現年二十八歲，在北陽縣立中學肄業二年。於民國十六年，隨家兄參加中央第十軍四十一師三〇一團，歷任連長副官等職。七七事變後，奉令來綏建立抗戰根據地，二十八年三月間，在陶林武川一帶發動了騎兵五百餘人，爲了保衛祖國，而與日寇展開了無情的鬥爭，尤可喜者，綏東一帶的人心不死，抗戰的大旗，招展在綏東的大地，每個中華的兒女，都對祖國供獻出無窮的力量。誰料正在日寇向我加緊進攻的當兒，共軍塞北分區司令姚喆在共黨「併吞異己」的命令下配合日寇，向我進攻包圍，以期達成其瓦解抗戰部隊削弱抗戰力量而壯大自肥的陰謀。我部在日敵和共黨的重兵包圍之下，無可奈何的只有含淚忍辱被其全部解決。但是共軍爲了把握部隊，控制我部軍心及遂行其政策與陰謀計，令我在姚喆部擔任參謀（時姚兼支隊長）。三十年六月間，我在武川被敵俘虜，至八月間乘隙逃出敵營，欲回後套投奔國軍，事爲共黨特務探悉，被扣押送興縣，囚達一年之久，至三十二年春復押送陝北綏德抗大整風，直至三十四年日寇投降後才被釋出，派到晉綏野戰軍後勤部之供給部主任兵站站長（共軍犯綏包時，我站駐哈拉更），共軍犯綏潰退後，派我爲綏蒙軍區騎兵旅（旅長康健民）二團（團長黃厚）副官主任，駐集甯西北三十里之大土城村，後以思想不正確爲藉口，將我送至大同口泉，名爲休息，實則軟禁，十月二十八日晚毅然決然脫離苦海，由

口泉鴨崖村逃出，跑向光明正大的國軍區域，乃得重睹天日，呼吸自由空氣，享受着真正民主風味下的優裕待遇。

我現在已經認清共黨的陰謀，看穿他們的詭計了，他們的目的是武力割據，攫奪政權，不顧國家的生存和民族的命脈的，自從勝利後，他們更拿起敵人的屠刀。繼續着殺人的勾當，雖然口裏高唱民主，實則民絕無主，其對人民之專制獨裁更甚夏桀商紂，現在屠殺政策，是益形變本加厲了。並且盡量挑撥階級鬥爭，使國家社會，經常陷於混亂的狀態，而後乘機突擊，實行其夢想如蘇聯之十月暴動，以奪取政權。

其對幹部則實行特務控制，莫要說行動，即在言論思想方面，也不敢稍有思索及異動，每個人時常有失蹤的危險，許多幹部均想動而不敢動，幹部們除受特務控制而外，又被斯騙的言論所迷惑。共黨常時對幹部們說：「一個共產黨員，無論跑到什麼地方，都要被國民黨殺頭或活埋的。」其實，真正執行殺頭或活埋者，正是共產黨而非國民黨呢！

醒來吧，被蒙蔽被欺騙的親愛同志們，戰友們，起來吧，鼓起勇氣來，反對製造內亂，戕害國運的共產黨，趕快起來啊，拿起武器對準了巧立名詞，擁兵倡亂，背叛國家，禍害人民，非法割據，危害民族的中華民族不肖的狗男女的共產黨的咽喉，起來，起來，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為爭取自由民主幸福和平統一而奮鬥；為實現 國父遺教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

## 共軍魯西支隊政治上尉指導員李國衡自白書

衡世居平市祖業商至父季勛家道少墜，始投筆從戎曾隸前五十八師及二十九軍等部，七七烽火抗戰起始平市首淪敵手，父因家室之累，未克隨軍後退，遂留居平市，得友人介紹而入郵政界服務，於民國三十一年八月，父以特工罪被敵陷害，（父屬何部特工，母氏與衡前均未得預悉）時衡正攻讀於平市之大同高中，以雪私恨國仇，得同學金某之介而赴魯西投入共軍楊勇部，因彼黨正以「民族統一抗戰統一陣綫」之口號而吸引青年，衡即爲彼所惑之一，時爲三十一年十一月間事也，該時共軍正爲共軍擴充實力之際，其對國民均尙未顯露出其反叛之行爲與豺狼之態度，衡因當時對共產學說是否適合於吾國國情一問題十分愚惑不解，故常詢諸彼黨人氏，致時起辯論，亦因此故未取得彼黨之信任，因之派入該會所轄之七團內軍工商局，及農村指導會服務，其時之工作，在商工局方面，不過司賬，在農村指導會方面，不過與老百姓談天而已，但此二工作，均與衡之初願相違，不要親身殺敵，故每日鬱鬱，然三十二年六月後，共黨頒「遊而不戰，敵進我退消除異己，殲滅中央部隊」之明令，此爲反叛政府之表現，對民衆則肆殺無辜，毀陌焚舍，公起鬥爭之會，破壞禮教，發起秧歌隊，而迫使婦女實行肉體慰勞，似此無國家無民族無家庭之表示，令衡觀之，實感痛心，卽蓄意脫離，然彼黨監視頗嚴，



只得待時以動，衡思欲想脫離該黨必先曲意與之交驪，及僞信彼黨之學說，此經此行，兩年餘始得彼黨之信任，於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入黨，其二年間則以抗戰之名而擴軍力，曲解「共產」作勻分「地」，分財以之爲政治之本，甘言惑衆，謾詆政府，殘殺非刑威脅民衆，淫行媚術，引誘青年，避免與敵作戰，伺機則進攻國軍，於其時劉伯誠憑太行之險，賀龍等滋蔓於代北之間，徐向前於山東坐收魚鹽之利，李先念擾河南安徽穀倉之地，其即爲彼擬定之十年計劃，意欲推翻中央政府，重建其中國，蘇維埃政府熟悉抗戰八年，我國勝利倭寇降伏，山河重光，舉國歡騰，但共黨以此爲最惡之消息，蓋將不克再行彼等之原定計劃耳，遂變更原定之計劃，而下令所部，破壞交通，以阻國軍北上接收詆謗政府，以淆民衆視聽，納降俘虜，以擴充軍力，積極鬥爭，以實軍需，調集主力軍隊，開赴東北，擬在蘇聯羽翼之下，實現所謂「人民解放政府」，而製分裂之局面，以破壞國家之統一，政府一再忍讓意與彼以自新之路，而召開政治協商之會，繼以盟國調停軍事，但共黨方面，並毫無誠意，藉國軍停戰命令之機會，則積極進攻進佔各重要縣市，以爲對政府迫挾之資本，復於延安舉行最高軍事會議，意欲完成發動全面之內亂的部署，運派各路進犯的負責人員，如聶榮臻進攻太原，姚喆攻大同，蕭克攻錦西冀東熱河，楊成武，陳庚包圍天津，陳毅津浦綫，劉伯誠平漢綫，李東潮爲魯，蘇，豫，皖邊區司令，賀龍爲陝，甘，甯，察，綏五省防禦指揮，項飛爲空軍總司令，並密令

各共軍戰事有力即全力爭取主動，反之則向小組呼籲和平。要求調處，如此部署令人實感痛心疾首。似此無國家無民族觀念之團體，似此破壞國家統一，破壞人類和平的團體，即爲我人類之公敵，望政府勿再姑息，速發大軍悉掃此輩，以解國家消亡之禍與民衆人羣心中之恨。其對民衆則更漸顯出猙獰之面孔，凡與我政府官員稍有親友關係者，則加一國特之名。將其財產悉數沒收後，將人處以非刑。據衡所知，如是而斃命者何止萬人，更組織窮人團橫行各處，搜搶良民財物，打破羞恥。公然獎勵寡婦處女生育，並強迫婦女組織慰勞團，以解諸匪之獸慾。人民凡有云中央好者，輕則割舌，重則縛吊於樹上，活活餓死，而美其名曰「望中央」，若有反抗其命令者，即處以「點天燈」或「壓肉餅」之非刑，其他非刑如五馬分身，挖目鋤腿剝手……因此遂使忠厚百姓棄家遠遁，骨肉分離，流泊異途，衡每一念及，五衷如焚，氣憤填膺，更極欲脫離該黨，楊匪調赴東北，以衡非彼之親信，故未隨往，遂改隸渭河支隊政治部爲上尉指導員，目前該主任李深云奉軍委會命衡，黎濤，秦文，郭月香四人去濟作擾亂治安。製造恐怖，暗殺政府要人，衡以此爲出頭脫離該黨之機會，遂來濟市，乘機脫出潛向第二綏靖區司令部報告，宣告永遠脫離共產黨。藉投誠政府願立於三民主義原則下一心一德，矢忠報効。

彼黨過去宣傳國軍捕到彼黨人員，則殺無赦，故黨內欲投降者皆不敢前，今衡自首後，蒙王司令官及各級長官，不念舊惡，逾格優待，衡衷心感激。更證明彼黨宣傳之虛

望，希我全民一致奮起，消滅此等絕滅天良之姦賊。

共軍投誠要員文電彙編

七七

## 共軍晉冀察軍區第二分區二團三連指導員張仁義撰

### 述共黨陰謀

從政治方面來看，最容易被他所惑。他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為窮人求解放的，同時他還講他革命是最徹底的，將來要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他也提倡三民主義。但不是他時最終目的，他的陰謀是要把中國全部變成共產黨的世界？沒窮沒富，實質上是從政治方面擴大他的力量，對政府蓄心搗亂。如就解放無產階級來講，我看都是騙人的。把地主富農的產業全部分給貧農。而貧農也是窮。富農也是窮。使富農沒辦法維持生活，東逃西散，民心不安，意在破壞國內的治安。從去年的時候，即實行耕者有其田，實質上是打土豪分田地，沒有道理的將富農的財產給搶光。在部隊中實行黨化，以黨的名義欺騙很多的青年，犧牲流血而打內戰破壞交通，對不願打內戰的優秀份子，即加以國特名義，不是活埋便是暗殺。同時從去年的時候，他即提出中國須要和平成立聯合政府，實質上八路軍是不願和平的，他提倡聯合政府，並不是真意的提倡和平，而是想在中國實行共產黨的政策與獨裁，這都是他的幻想。

在軍事方面，廣泛的開展他的游擊戰，他的游擊戰是偷偷的打一下子即跑了，再不

就是破壞你的交通，使你交通上不便利，這是八路軍無能的辦法，他的部隊實行義務兵役制，他講你是中國一個人，都有三年當兵的義務。但是當夠三年兵了的時候。他還不叫回家，又講等和平了再退伍。將無數的青年驅到前線上，作無謂的犧牲流血，使全國不甯，人心騷動，在各村裏成立民兵隊，區縣有大隊，把無數的民兵都拉到火線上打內戰。同時他提倡以政治軍實行民主，實質上是以這個名義和手段壓迫富戶，使其沒辦法維持生活。如不當兵的差不多都是富的佔多數，這樣使窮人更加積極了，想保存其力量，在中國實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真是妄想。

在文化方面，也是實行黨化教育，說八路軍如何好，當八路軍好，將所有的青年，都驅的當兵打內戰，並且三天兩天的將各村的男女大小老幼集中開會，不管你多麼忙，也得要到，幾十歲的老婆兒也得去，八路軍的學校受赤化教育，並且教育工人專政，一個長工賺很多的米和錢，僱主不要也不行，工人只賺錢不做活，每天不是開會便是上學，鬧的富戶沒有辦法。

在經濟方面，對富農的手段，實行統一累進稅，窮人不出公差和公款，一切都出在少數的富戶身上。利用大批的廢紙（邊幣）沒以一點基本金，很多的老百姓，不敢不使用，明明的是騙人的東西，邊幣出的太多了的話，即向富戶借，只借而不還，共黨這種做法，完全錯誤，將來必定失敗，這是共黨註定的命運了。



# 共軍投誠官佐姓名表

中華民國卅六年三月調製

姓名	職務	番	號	投誠地區	備考
郝鵬舉	總司令	共軍民主聯軍總司令		徐州	
趙通儒	總指揮	共黨少數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兼伊盟七旅總指揮		綏遠	
朱占魁	司令員	冀東軍區第十四軍分區		北平	
王道	司令員	魯中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兼警備一旅旅長兼益都警備司令		徐州	
曹致中	司令	共軍錦州地下軍		東北	
孔憲榮	軍長	共軍長白山地下軍		東北	
于大川	司令	共軍建昌地下軍		東北	
劉成格	司令	共軍瀋陽自新軍		東北	
王永清	司令	偽滿熱河軍區		東北	





楊信義	政委	全	左
謝挺	團長	新四軍獨立第二旅第八團	
李東成	政委	全	右
胡侃	主任	鄂西北軍區警衛團政治處	武漢
傅德耀	團長	吉遼軍區第三師獨立騎兵團	東北
鄒福凱	團長	吉遼軍區暫編礮兵團	東北
白峯雲	團長	吉遼軍區第三師第一旅承德守衛團	東北
鄭廣義	團長	吉遼軍區特務團	東北
王漢文	團長	共軍人民自衛軍第九團	東北
雷子江	團長	東蒙自治軍第十師	東北
閻智金	團長	東蒙自治軍第九旅	東北

程少華	王致遠	寇殿奎	郭子忱	李天祥	劉清華	王繼芳	李春和	周霖	李振聲	楊朝倫
中隊長	中隊長	中隊長	槍械處長	上校主任	團長	作戰科長	副團長	副團長	團長	團長
新四軍第三師	遼東軍區第八旅	吉遼軍區第十五團	吉遼軍區保安團	吉遼軍區警備第三旅	晉冀察軍區獨立團長	林彪總部	樺甸黑石鎮保安團	東召警衛團	共軍奉天軍管區	民主聯軍
東北	東北	東北	東北	東北	北平	東北	東北	徐州	東北	東北

余佐民	陳美玉	楊作周	陳全福	于海川	孟連有	王君謨	張敬義	許智	王永富	朱慶富
參謀	參謀	營長	營長	營長	營長	中校	中校	中校	中校	中校
全	河南軍區十五旅四十三團	全	河南軍區第十三旅三十三團	東蒙古自治軍第二十九旅	吉遼軍區第六四團一營	遼東軍區混成旅部	遼東軍區混成旅部	遼東軍區混成旅部	遼東軍區司令部	遼東軍區司令部
右		右								
鄭州	鄭州	鄭州	鄭州	東北	東北	東北	東北	東北	東北	東北

馬欽龍	周漢卿	鄭發歧	陳孟明	陳得合	邢達	李國衡	陳建中	郭振興	李廣來	杜夢仁
連指	連指	連指	指導員	連指導員	副連指導員	上尉指導員	指導員	營長	營長	秘書
全	河南軍區保一團	河南軍區一五旅四三團	河南軍區一三旅三九團	河南軍區保一團	新四軍一師一旅一團三營機槍連	共軍魯西支隊政治部	河南軍區三九旅三營	共軍東北光復軍	遼東軍區獨立旅第一團	全
右										右
鄭州	鄭州	鄭州	鄭州	鄭州	徐州	徐州	鄭州	東北	東北	鄭州

徐德習	連指	河南軍區一三旅通信連	鄭州
魯燕	團長	中原軍區一縱隊話劇團	鄭州
楊振宇	工隊 隊長	河南軍區一五旅四五團	鄭州
孫濱	訓練導員	吉遼軍區七旅二十一團	東北
田維三	便衣 隊長	吉遼軍區政治部	東北
王富興	排長	野戰二旅二十一團二營五連	鄭州
趙文章	副連長	晉察冀軍區騎兵旅	鄭州
高萬智	排長	晉察冀軍區騎兵旅 警衛團一	鄭州
倪幼屏	排長	新四軍第二師獨立旅二團一 營二連	徐州
楊一屏	連長	河南軍區第三五九旅二團	鄭州
龐正東	連長	河南軍區一三旅三八團	鄭州

張起芳	連長	河南軍區一三旅三九團	鄭州
戴瑞祥	連長	河南軍區三五九旅九團	鄭州
余永祥	連長	全右	鄭州
趙金華	連長	全右	鄭州
黃烈輝	營副	河南軍區一五旅四四團	鄭州
張義榮	副營長	陝西野戰支隊二大隊	陝西
劉德隆	連長	全右	陝西
張全治	連附	全右	陝西
屈景安	排長	全右	陝西
張學福	連長	陝西野戰獨立支隊三營九連	陝西
劉順祥	連附	全右	陝西

周樹盛	中隊長	新四軍警衛大隊第三中隊	陝西
陳開和	中隊長	淮南支隊雜華大隊	陝西
李錫貴	連長	吉遼軍區九師二團三連	東北

附記：

一、上列人員，係根據各級政工單位呈報者，迄至本年二月底止，其間容有遺漏或錯誤，俟編印第二輯時，當補誌或更正。

二、本表所列人員，僅限於隊職軍官，政工人員，或其他負重要任務之軍官佐，其餘如事務文書等項人員已予刪除。

三、共軍投誠官佐，人數不下數千，本表所列，係限於逕向本軍投誠者，如郝鵬舉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以下人員已不列入。

共軍投誠要員文電彙編

九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92678



